

白玉蟾交游論考

——丹道南宗傳道對象分析

曾金蘭*

摘要

論者嘗謂丹道南宗的傳道對象，侷限於士大夫階層，所欲指稱者，即南宗五祖白玉蟾的交游傳道方式，但學者多僅泛論之而無詳細陳述。本文從白玉蟾實際交游與傳道對象，分析其如何在慕道者、知識分子、官員與禪師、道士間建立其交游網絡。經由這個交游網絡的清楚呈現，可窺知南宗在白玉蟾時期，依其人格特質所建立的交游途徑如下：一是透過官式道場與訪問地之詩社等文化社團進行；二為雲遊山林訪遇；三為傳度弟子，四為與各名山宮觀道士交流。若從區域來看，多集中在江浙、閩贛、湖廣與安徽之間。其中以武夷山為中心的交游，明顯呈現出地緣關係的影響，這也是南宗傳播最鮮明的特色。

關鍵字：南宗、白玉蟾、交游

*南華大學宗教所助理教授

白玉蟾交游論考

——丹道南宗傳道對象分析

曾金蘭

南宗的傳道方式，在張伯端至陳楠四祖諸人，無疑是少傳、秘傳，擇人而傳。但從白玉蟾傳道方式與收受弟子的對象，則可看出大部份是慕道的知識分子、官員(含退休官員)與道士，在社會的分層上，屬於文化人一級。因此論者嘗謂丹道南宗的傳道對象，侷限於士大夫階層，所欲指稱者，即南宗五祖白玉蟾的交游對象。其根據是留元長形容白玉蟾交游的情況云：「所與交者，盡時髦世彥，雖敬慕之者，不可得親。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四方。踏遍江湖，名滿天下，其從之如毛也。」¹此話點出其交友的對象與方式。但其對象究竟包括哪些人，學界尚缺乏明確且具體的論述。由於白玉蟾雲遊四海，交游廣闊，本文擬分析其交游對象，從與其有密切關係的武夷山開始，漸次論及浙贛、湖廣等地區，探討丹道南宗的傳播，何以令人有侷限於士大夫階層的印象，並進而論及地緣與人際關係對丹道南宗的傳播具有何種影響。

* 本文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乃能以較完整面貌呈現，謹此敬申謝忱。惟因依議增補後，段落已有所調整，原標題〈從地緣關係觀察丹道南宗的傳道對象——以白玉蟾的交游為例〉筆者認為較不切題，乃改之。因此文中舛錯之處，由筆者自負。

¹ 留元長，《紫元問道集序》，《白真人集》卷六，葉三十~三十一，《道藏輯要》婁集六，頁 6353-4。

本文因涉及眾多人物，所論雜冗與疏漏之處，尚祈學界先進不吝賜教。

壹、以武夷山為中心的交游

武夷山為白玉蟾所居之處²，嘉定九年(1216)止庵成，玉蟾以此為居。嘗作多首詩歌雜詠描述讚嘆武夷山風景³。武夷山作為白玉蟾以下南宗的本山，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其大弟子彭耜，世居三山(福州)，與白玉蟾最親，故白玉蟾在此交游甚眾，感情亦深厚。據《懺謝朱表》、《表奏法壇傳度首過謝恩醮章》、《雷府奏事議勳丹章》諸文，白玉蟾均在武夷山沖佑觀設醮上章，因而藉由沖佑觀一地而衍生的交游，自亦不少。從武夷到金華，或自三山到杭州，均甚為便利。故白玉蟾以此地為中心的交游對象，除山居道人之外，大概均為官員。此處舉其重要者論之。

一、官員

有彭演、蘇森、諸葛琰、留元長、黃庸和陳與行、李謏、王居安、楊長孺等人。

(一)彭演與彭耜父子

彭演，號覺非居士，為白玉蟾弟子彭耜父親，原任職吏部，晚年

² 《自贊二首》：「千古蓬頭跣足，一生伏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白真人集》，《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007。

³ 散見於《道藏精華》所收《白真人集》卷四《武夷歌》、卷六《武夷有感十首》、《九曲雜詠九首》(820-23)、《九曲權歌十首》(823-5)，以及其他詩詠贈詩，如《臨安天慶陳道士遊武夷贈之》等。《白真人集》卷三，《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450。

好道，與白玉蟾結為方外友。據彭演所寫《敬次海瓊逸人小山韻》所述：「芒鞋破臘似尋梅，誰識真仙亦姓回。居易未容歸海院，自然聊與訪天台。隨緣又作匆匆別，乘興何妨得得來。倘與衰翁聞一二，不辭日日闢蒿萊」⁴。顯示彭覺非一心學道，但礙於吏職在身，塵俗未了，但倘得白玉蟾肯指點一二，仍願日日上山習道。二人相識於何時，不得而知，但玉蟾與彭耜相識於 1217 年，則識彭演亦當於此時。

由於彭演年輕時似乎即有晚年歸隱山林修道之意，其退休之後，即於福州城東七里餘的山上，建「東庵」以居。據白玉蟾的描述，此庵有兼山閣、介隱亭，龜、虎二石，亦有煉丹台、泉水池，山前山後多麋鹿，並密栽蘭菊梅樹。⁵兩人相識當在福州，曾一同出遊，登愛閣⁶、遊東庵，並有詩文相酬唱。白玉蟾云其「時把黃庭玩歲月」、又說「於今且煉金丹成」，則彭演確實為慕道修煉之人。按白玉蟾為彭演祝壽時，演年 76，時在嘉定十四年(1221)純陽鶴會前三日，則彭演當生於紹興十六年(1146)。當時彭演「骨相如松在」、「蒼松筋骨鶴精神」⁷，顯示身體狀況相當不錯。嘉定十五年(1222)彭演卒，玉蟾自浙江返閩，

⁴ 彭演《敬次海瓊逸人小山韻》，《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73。

⁵ 《覺非居士東庵甚奇觀，玉蟾曾遊其間，醉吟一篇舊風以紀之》（下引簡稱《覺非居士東庵舊風吟》），《白真人集》卷四，《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538。

⁶ 《南鄉子愛閣賦別二首》、《蝶戀花題愛閣》，分見《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00-1101、1135-1136。

⁷ 分見白玉蟾所作二詩：《又壽覺非居士》、《覺非居士東庵舊風吟》，《白真人集》卷八、四，《道藏精華》十集之二、之一，頁 1093、538。

爲其作黃籙齋。之後白玉蟾獨遊愛閣，有感而發作詩云：「五六年前彭覺非，同登愛閣翫荷池；如今再到還重省，十二闌干謾雨絲。⁸」表露無限哀傷之意。

至於玉蟾之入室大弟子彭耜⁹，襄助白玉蟾推展南宗經典的刊印與編輯，對南宗的傳播居功厥偉。

彭耜師禮白玉蟾，是在嘉定十年(1217)春，自云：「曩歲丁丑暮春，師轅南游，得遂瞻禮，由是雲鶴往來，每一參際，必有少憩。」白玉蟾南北雲遊，每至福州，必佇彭鶴林處，其與鶴林的關係，亦最爲密切。鶴林不仕，白玉蟾曾作詩戲之云：「柱下固能官老子，漆園亦可祿莊周；鶴林不仕知何意？快取青氈趁黑頭。¹⁰」對其有很深的期望，嘗言：「向見之初，便以金丹大藥相期，特時節夤緣未到耳。」又說：「某知君有可仙之資者，何也？以有可仙者有七：一則妻子債輕，世緣淡泊；二則賦性沖靈，識事幾先；三則眼髮骨相如林侍晨；四則心專一司，如人放箭；五則旦夕焚修，救治無缺；六則動與道合，無甚違真；七則所得已圓，年事未艾。等而上之，何所不至哉！¹¹」認爲彭耜專心一致，成仙之事乃指日可待。據嘉定十一年(1218)十月白作《傳度謝恩表文》所示¹²，彭耜在神霄玉清府中的官銜是「上清太華丹景吏神霄玉府西台令行仙都風雷判官」。

彭耜是白玉蟾的大弟子，故玉蟾欲刊佈經籍藉以宣傳南宗之宗派

⁸ 《登愛閣有感》，《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45。

⁹ 《仙鑑》卷 49，《道藏》第 5 冊，頁 386。

¹⁰ 《戲鶴林》，《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799。

¹¹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 4，《道藏》第 33 冊，頁 137、139。

¹²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 1，《道藏》第 33 冊，頁 116。

譜系與經典，皆委諸於他。如嘉定十一年(戊寅年，1218)三月十五日，白寓於江州太平興國宮時，作書致彭鶴林，即道：「《大道歌》、《仙系圖》必刊版流廣矣，喜甚喜甚。」翌年(1219)春正月，又於信中提及「《雷霆玉經》想已刊了，可施十本以傳江西之士。」¹³而《雷霆玉經》為《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經》的簡稱，是系統敘述雷霆之理論、作用和主持雷政官僚機構的經典。彭耜師命，負有流傳玉蟾著作與本派經籍的重任。

而湯于《瓊山番陽事跡》記蔡元德於嘉定十一年(1218)與白玉蟾於番陽旅邸劇談，蔡「不甚領略其語，但得其集一編，麻沙刊者」，又云：「予嘗游龍虎山上清宮，見其題詠甚富，前年又荷其寄《群仙珠玉》一冊，然竟未識之。茲寓番城，又失於一見。」¹⁴文中的《群仙珠玉》即《群仙珠玉集》作於嘉定七年(1214)。蘇森於嘉定九年(1216)已謂：「舊有《群仙珠玉集》，乃先生著述丹訣也，廣閩諸處，多有文集刊行。」¹⁵可見白玉蟾在陳楠身故後，積極進行南宗道派的推廣工作。

上述諸書，流通區域多集中在江西閩廣等地，蓋此時為白玉蟾銳意往江西路開拓道派，廣為傳道之時。道經的刊布、宮觀詩文的留題，與經籍的寄贈，已為白玉蟾打開知名度。其《仙系圖》的「刊版流廣」，即是為南宗建立道派的基礎工作。白玉蟾為建立南宗一派，得之於彭鶴林之助者甚多。而蔡元德得到白玉蟾集，為「麻沙刊者」，可見彭耜領師命刊印經籍，以地利之便，採用當時宋境內印刷品質最佳的麻沙

¹³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 4，《道藏》第 33 冊，頁 137、138。

¹⁴ 《白真人集》卷 6，葉三十六~七，《道藏輯要》婁集六頁 6356-7。

¹⁵ 《跋修仙辨惑論序》，《白真人集》卷 6，葉三十六~七，《道藏輯要》婁集六頁 6354。

版¹⁶。其目的除可流傳丹道南宗主張，同時也含有文人喜愛雕版收藏的寓意。

諸書之編輯，以《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四十卷為最繁重，此書之編纂乃承自玉蟾所托付。彭耜於《海瓊玉蟾先生事實》中道：「於先生受知獨厚，每見囑以『諸集皆一時率然而作，亦有託附於其間者，吾子他日為我擇之。』耜不忘先生之遺言，手自校勘，妄加纂次，并以諸賢詩文錄於篇末，凡四十卷。荷清湘史君、紫元留兄偕諸同志，喜其成書，相互鈐梓。¹⁷」

相對於文集的託付，《海瓊白真人語錄》則是彭耜為發揚師旨而編，其云：「載念……師……雲鶴往來，每一參際必有少憩，日侍丈席，聞所未聞，無非分別正邪，發揚玄妙。返而筆之，粲然盈帙。自惟衰朽，有負師訓，不敢終秘，并以升堂、小參、歌、頌等作，釐為四卷，同壽諸梓，庶為學海之詮蹄，抑以開人天之耳目，實區區之願也。¹⁸」此書亦弟子分工合作而成者，卷一由紫壺道士謝顯道編，卷二為林伯謙編，卷三由葉古熙和趙收夫等錄，卷四迨為彭耜自編。

彭耜對於白玉蟾散落人間之詩文進行蒐集、拾遺而成文集，白玉蟾的思想理論，經由他與其他弟子們的投入整理，才得以呈現世人眼前。

¹⁶ 有關福建雕版術之進步，可參照祝穆，《方輿勝覽》，卷 11，頁 181。丁申，《武林藏書錄》卷中，葉十九~二十，收錄於《武林掌故叢編》第 12 冊，頁 7458。以及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135-7。徐曉望編《福建思想文化史綱》（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年 7 月），頁 100。

¹⁷ 《白真人集》卷一，《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38-39。

¹⁸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四，《道藏》第 33 冊，頁 138。

元代道士蕭廷芝在《道德真經三解》的序言中道：「海瓊而後，大道一脈歸之鶴林先生，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立法門。¹⁹」對彭鶴林的讚美之辭，溢於言表。而趙道一謂彭耜得白玉蟾「太一刀圭火符之傳，九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其中所謂「太一刀圭火符」、「九鼎金鉛砂汞」，既可說是外丹功法，其實亦可指內丹²⁰。太一刀圭火符之傳，即指得到金丹大藥火候操持的秘傳。而紫霄嘯命風霆之文，則是通過嘯法禁氣之術以控制風雨雷霆之類的符文。這兩種傳授，表示彭耜在道教方術的傳授上居於較高的層次。²¹《道藏》眾術類收錄《金華沖碧丹經秘旨》²²一書，分上下兩卷，上卷題海蟾老人白玉蟾授、三山鶴林隱士彭耜受。下卷則題白鶴洞天養素真人蘭元白授、門弟子西隱翁辰陽孟煦受。是目前可見彭耜得自白玉蟾金丹之學的具體著作。²³

彭耜的另一個貢獻，是編纂《道德真經集注》。《道德經》一書，作為道教的經典，歷代對其注釋者甚夥，然立場各異，各執一端，而無法得老子真詮。於是集宋代二十家注介紹，凡十二卷。²⁴此書之編纂，滙集兩宋彭耜認為較具代表性的注本，對瞭解宋代老學研究，有很大

¹⁹ 蕭廷芝，《道德真經三解·序·大道正統》，《道藏》第 12 冊，頁 186。

²⁰ 詹石窗先生即指出「太一刀圭火符」和「九鼎金鉛砂汞」在金丹派南宗文化體系之中，都是內丹心性之學的符號，其用意就在於養生。見氏著《道教科技與文化養生》，頁 281。

²¹ 卿希泰，《續中國道教思想史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 8 月，頁 113。

²² 此書《道藏提要》歸入外丹修鍊，因上卷有「甌圖」而無具體作法，下卷則詳言鍊鉛汞結胎及鍊九轉還丹之具體作法，且附有鍊鉛汞之既濟圖、未濟圖以及九轉中每轉之鼎器圖。見是書頁 676-677。

²³ 相關討論，請參照詹石窗，《道教科技與文化養生》，頁 282-283。

²⁴ 《道德真經集注序》，《道藏》第 13 冊，頁 106。

幫助。其中某些注本今或不傳，或缺佚，此書則提供可資參考的資料。

彭耜認為《道德經》的有為與無為思想，提供世人出世、入世之道，非某些藉老子之名而行小術者所能見。其云：「此經以自然為體，無為為用，治世、出世之法皆在焉。如我無為民自化，我無欲民自樸，此治世之法也。如生之徒十有三，死而不亡者壽，此出世之法也。若夫秦漢方術之士所謂丹竈奇技、符籙小數，盡舉而歸之道家，此道之緒餘土苴者耳，學者當於此而有悟焉。……以之治世，則反樸而還淳；以之出世，則超凡而入聖，然後知孔老無異法。²⁵」此處以「體用」的概念解說老子的道，亦為彭耜儒道合一，治國修身合一思想的表現。²⁶

彭耜不仕，日以孔老自悞。有關他行法的紀錄很少，白玉蟾於福建閩清縣治祈雨文字，名《大宋濟世金書》，書成欲錄寄鶴林靖，作為南宗祈雨之範本；未寄間，聞本靖詣嶽祠祈雨有應，諸黃冠有詩讚美。玉蟾對鶴林的成就感到非常歡喜，曾寄詩勉勵。²⁷此事表示鶴林道法精進與行持上的效驗。

(二)蘇森

蘇森為眉山人，係蘇轍的四世孫²⁸。曾為官，嘉泰(1201-1204)間牧

²⁵ 《道德真經集注序》，《道藏》第13冊，頁106。

²⁶ 有關彭耜對老學的闡發，請照連鎖標，〈彭耜與南宗、老學〉，《道韻第五輯—金丹派南宗研究(甲)》(台北：中華大道，1999)，頁130-146。

²⁷ 《久旱得雨晚涼得月奉似鶴林》詩後所附詩，《白真人集》卷四，《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580-581。

²⁸ 此據《四庫全書》初編集部《樂城集·三集》蘇森所寫の後序，時為開禧丁卯年(三年，1207)，當時蘇森銜名為朝奉郎權知筠州軍州事。

筠陽，即乞祠；逮作衡陽侯，復有武夷歸隱之請。嘉定九年(1216)爲朝請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事。因先人於金華有宅，乃於此爲齋。蘇森善吟詩、行棋、舞劍、長嘯，唯懶於世事，不與俗人交，亦不與人語，若一老禪。²⁹白玉蟾自武夷到金華，遂造訪之。蘇森一見如故人，與之言語終日。認爲玉蟾「方寸一點浩然，發為詞翰，已無煙火氣。一丈草書，龍蛇飛動，詩章立成，文不加點。……及見修仙辯惑論，披讀之餘，知先生骨已仙矣。³⁰」對白玉蟾的敬慕之情，溢於言表。兩人相交於嘉定九年(1216 年)初夏³¹，詩詞酬唱約百餘篇³²，是年中元以前即已刊行。蘇森因慨嘆自己「晚節末路，方銳意為方外之遊，得此(指修仙辯惑論)豈非天賜耶！」對於玉蟾主張人皆有仙分，銳意度人之旨，深有所感，乃於是年中元日「鏤板傳之於世，以成先生之志」，同時亦效「先正司馬、歐陽、呂、富諸公，往往密修神仙之學；予二祖文忠、文定，嘗有龍鉛虎汞、水龍火虎之說」的後塵³³，對提倡陳楠與白玉蟾丹道，具有贊助之功。

²⁹ 《嬾翁齋賦》，《白真人集》卷三，《道藏精華》，頁 439-442，不過於 440-441 之間，似有脫頁，而《道藏輯要》所收《白真人集》卷一，頁 6212-6213，則文字完整，末並有「毛穎文、陶泓等待」數字。

³⁰ 《修仙辯惑論序》，《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54-1156。

³¹ 疑玉蟾詩作《薄暮抵嬾齋臊醅至醉遲明有詩以控感懷》(750)即於是日所作。

³² 《白真人集》收錄者，有卷五《呈嬾翁六首》(783-4)、《賦呈嬾翁二首》(749-50)、《見嬾翁》等詩。

³³ 《修仙辯惑論序》，《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56-1157。

(三)黃庸與陳與行

黃庸與陳與行舅甥二人，與彭耜及白玉蟾亦有交情。黃庸(子至)號沖尚老人，陳與行又稱其為新廣東憲盤莊老人。自稱「少時，聞內丹可學，乃遍遊海嶽，參訪師友，莫有知者。嘗讀趙彥綱《藝林集》，乃知太乙刀圭火符之正傳，始自鍾呂，默相付授，呂傳之劉海蟾，劉傳之張平叔，先驚後鶴，不曰無人。……今觀鶴林集，由平叔而下，石泰、薛道光、陳泥丸、白玉蟾，燈燈相續。」甚欣賞彭耜，云「吾鄉彭季益，性理融明，投機一言，收功半晌。³⁴」陳與行云其「足跡半天下，喜與方士高人遊，得服餌長生之訣。今(嘉定十年)逾七望八，狀貌強健如壯年」。則黃庸亦為修煉得道之人，依其署名「檢院」來看，亦嘗為官³⁵。黃與外甥陳與行言修行事，每提及陳泥丸之名，但因未曾見之，引為憾事。陳與行，字叔達，紹熙元年(1190)余復榜進士。³⁶於嘉定九年(1216)、十年(1217)在金華兩遇白玉蟾，白與之欵議終日，多發明泥丸之道，故陳與行乃對泥丸出處甚悉，乃筆之以補仙傳之軼。陳與行後於嘉定十二年(1219)至嘉定十五年(1222)十月知興化軍。³⁷

³⁴ 《跋鶴林問道集》，《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1157-1158。

³⁵ 《古別離五首》之四，《白真人集》，卷三，《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498。

³⁶ 萬曆《福州府志》卷16。

³⁷ 參照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頁262-263。另據《宋會要》職官七五之三二，陳與行於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五日於知興化軍任上被罷黜。

(四)諸葛琰與留元長

又有諸葛琰與留紫元，與白玉蟾為莫逆之交。白氏為閩阜山宗師朱沖妙介紹在福州的朋友時，嘗云：「諸葛桂隱、留紫元莫逆之交也。紫元稟賦怯……桂隱聰邁之士，甚豪放……。」³⁸

白玉蟾與留紫元的關係，據《送朱都監入閩序》云其與紫元為「莫逆之交」，並評其個性「稟賦怯」。³⁹又，依留元長本人著《海瓊問道集序》⁴⁰所示：「吾聞之，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非曰能之，願學焉。幼時業愛修仙，鞭心於茲，不覺壬子又丁丑矣。……是年春，遭遇真師海瑠君，姓白，諱玉蟾，或云海南人，疑其家於襄沔也。⁴¹」而篇中多留紫元問道情形，則白玉蟾與之有師弟子之實，交情則在師友之間。

諸葛琰生平，據《閩中理學淵源考》卷 33 道：諸葛琰，字如晦，號桂隱，泉州南安(今福建南安東)人。紹定三年(1230)以任子補光澤尉，以平寇功簽判信州，致仕歸隱。性豪邁，有學術，與白玉蟾友善。

³⁸ 《送朱都監入閩序》，《道藏精華》，頁 193。

³⁹ 諸引文見《白真人集》卷三，《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439；及卷二，頁 193。其餘尚有《又贈紫元》詩見卷八，頁 1113-1114。《紫元賦》見卷三，頁 419-422。又據卷三，鶴林賦之後跋語，云：「紫元與玉蟾同師事於翠虛泥丸陳先生，乃兄弟之列也」。但此語似為編者所加，此處存疑不論。

⁴⁰ 此處所用版本係根據《道藏精華》收錄之《白真人集》，題為《紫元問道集序》，但《道藏》正一部弁字號收錄本題為《海瓊問道集序》，當依《道藏》本題為是。

⁴¹ 《紫元問道集序》，《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49-1150。

元兵南下，諸葛氏一門皆殉難，惟琰得免。⁴²按玉蟾與之交，在嘉定九年(1216)，諸葛琰自云：「海瓊先生，……丙子歲，余於華陽道院有一笑之適，已而追從乎墨池筆塚間，凡三數月，莫能窺其際。⁴³」白曾爲其書堂題詩云：「豪傑相逢好弟兄，竹籬茆舍聚雙星。青松影裡詩鴻雁，白石巖前酒鶴鷄。筆下驅回千鐵騎，胸中包得幾滄溟。令人憶著張華劍，三百年來無血腥。⁴⁴」將諸葛琰的豪邁個性藉詩描繪出來。後又寄詩曰：「指點篇書說向誰，武侯之後獨公奇。許瓢却大堯天小，嚴瀨應高漢座卑。夙世已償霖雨債，我身今結水雲知。何人桂樹中間隱，莫作南陽一睡驪。⁴⁵」勉勵其當修道。又，此處華陽道院，疑即白玉蟾《請紀知堂住華陽堂疏》中的華陽堂，疏末云「劍鋒在手，自然喝水成冰，酌丹井不竭之泉，祝皇帝無疆之壽。⁴⁶」則此堂當爲重要的官方道院，設有皇帝本命，才能爲皇帝祈福。

(五)李謙

又有自號山澤道人的李謙，據《真文忠公文集》卷42《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公墓志銘》所載，李謙字誠之，世居濟州鉅野，建炎中避地於泉，因宅於此。李氏號文章家，謙早慧，其爲文，下筆輒千言，

⁴²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33，引自《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安徽教育出版社，)，卷7261，第317冊，頁15。

⁴³ 《跋鶴林紫元問道集》，《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1159。

⁴⁴ 《題諸葛桂隱書堂》，《白真人集》卷五，《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705。

⁴⁵ 《白真人集》卷五，《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707-708。

⁴⁶ 《請紀知堂住華陽堂疏》，《白真人集》卷七，《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956。

賦詩，他人方儲思，謔已成篇。當爲官監潭州南嶽廟、興化軍仙遊丞、通判漳州、知黃州、知袁州等地，嘉泰元年(1201)任職夔州路提點刑獄，隨即除夔州路轉運判官，至嘉泰四年(1204)才又移荆湖北路⁴⁷。後任吏部郎中，遷大理少卿，未幾權戶部侍郎，旋罷，不半歲，授祠祿，再閱月起帥廣西，後集英殿修撰，繼升寶謨閣待制，求出外，遂以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時爲嘉定六年(1213)至嘉定八年(1215)。⁴⁸丐罷，奉萬壽祠以歸。買地臨河處築居，扁曰臞庵，性不飲，客至，惟賦詩交棋而已。嘉定十三年(1220)十月八日以疾卒，年七十七。與楊公炳、傅伯成號爲泉人三大老。清白廉介、敢言人所不敢言。⁴⁹與白玉蟾相識時職銜爲待制侍郎。而其寄給白玉蟾的信，云其與白玉蟾相交經年，雖不常見，但「尺書面目常常墮前，珠璣翰墨處處傳布。」時李爲七十五歲，因「老境多逆，乃蒙飛章投簡，特爲啟醮⁵⁰」，可知此信寫於嘉定十一年(1218)，二人相識當是其知建寧府之時。因其身體不佳，白玉蟾乃爲其上章投簡，則其交往亦有傳道與修持意味。

(六)楊長孺

廬陵楊長孺，於嘉定十三年(1220)以朝請大夫、直華文閣知福建

⁴⁷ 此處確切年代，參考李之亮，《宋代路分長官通考》(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6月)，頁980-981、1315、1876。

⁴⁸ 確實時間參照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頁70。

⁴⁹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2，葉十~廿一，《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第76冊，頁443-449。

⁵⁰ 《待制李侍郎書》，《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1167-1168。

路，六月二十六到任，十月十一日即奉祠。⁵¹自云其因守三山，聞玉蟾名，本以為是神仙，不意竟為今人。後聞其在泉南，但無從謀面。退休山林，於石塘劉和夫處，見白之辭章翰墨甚富，雖未親見但如已覲面。讀玉蟾作於嘉定十一年(1218)的筆架山二十八咏，又過五年(指嘉定十五年，1222)，得玉蟾自臨川筆架山所贈詩及草聖千字文，驚喜如得自天上⁵²，乃回詩告謝。按楊長孺退休之後，與福州地區的好道之士往來，其後王居安帥三山，任期長達六年，二人亦因此而熟識。可見當時在福州地區，南宗的影響力與傳播因白玉蟾的聲名而頗為盛行，在官場間自亦形成一個好道的小團體，彼此聲氣相聞，氣息相通。

(七)王居安

白玉蟾文集有四首詩贈王侍郎、王待制。⁵³據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此人即王居安。自理宗寶慶元年(1225)至紹定三年(1230)知福州。⁵⁴

關於王居安生平，《宋史》有傳。謂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幼聰穎。淳熙十四年(1187)舉進士，其後歷任徽州推官、江東提刑司幹官、國子正、太學博士。又知興化軍、秘書丞、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

⁵¹ 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頁 30。依《三山志》云。

⁵² 《華文楊郎中劄子》，《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69-70。《奉和瓊山白逸人見寄詩韻》，頁 1170-71；《奉謝瓊山白逸人惠草書千字文》二首，頁 1171；《題福州天慶觀壁白逸人詩後並序》，頁 1171-72。

⁵³ 如《送王待制自溫州移鎮三山》、《又送溫守王侍郎帥三山》、《又送王侍郎歸三山》(兩首)《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21、1057-1059。

⁵⁴ 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頁 31。

修官，兼權考功郎官。任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時，以治賊有功，兵民無傷，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嘉定十五年(1222)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郎。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溫州。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因治寧化寇計畫不行，乃拜疏歸。⁵⁵王居安個性磊落，不畏權勢，嘗贊誅韓侂胄之決。又劾曦外嫗郭倪、郭僕，竄嶺表，天下快之。為諫官，直言其事，才十八日，因忤權貴而奪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宋史》評其「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掃除群邪，以匡王國」，可見其人格之正直不阿，與治事不畏困難與強權的魄力。而其於隆興府任職期間，因治賊之績，江西人祠而祝之，也可見其在地方任官，因沈著幹練而著有聲譽。

從以上所見其任官經歷，可知其知溫州自 1223-1224 年秋，依白玉蟾《仙槎序》云：「天台王貳卿，出輟朝著，臥治永嘉」數語⁵⁶，則玉蟾與其交往當在嘉定十五年(1222)之後。若依玉蟾行跡，則其交集當在 1224 年，即理宗即位，王居安帥三山之前。由於王居安曾提舉玉隆宮，而丹道南宗與西山玉隆宮之因緣，自白玉蟾師父陳楠時即已有所關聯，玉蟾本人與此宮更有頻密的往來⁵⁷，因此，兩人相交，話題自當不少。此時白玉蟾亦拜訪永嘉郡道正陳丹華，陳丹華齋堂名「仙槎」，

⁵⁵ 《宋史》卷 405，頁 12249-12256。

⁵⁶ 《仙槎序》，《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194。

⁵⁷ 陳楠於《太上三五邵陽鐵面火車五雷大法》的序中即道其傳法之源流與西山的關係，至於白玉蟾與西山關係更見深刻，請參照筆者博士論文《宋代丹道南宗發展史研究—以張伯端與白玉蟾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2007)，頁 184-186、267-272。

由王居安所名，玉蟾乃爲其作「仙槎序」。序云：陳丹華「經行坐臥，惟此一齋。動容俯仰，與世扞格。遡道之源，窮天之根，導神水而崑崙，運天河而溟滓。灑然於紅塵之表，是蓋泛汗漫、拍渺冥，跨鴻濛、浮廣漠者也。……自非貳卿洞知浮生之理，而丹華自適於大方之家，此篇不浪名，此名不易得者。⁵⁸」此序不但讚陳丹華的爲人與丹道之修爲，亦可察知陳丹華與王居安二人深有交情，而王居安實一好道人爾。其與白玉蟾之交往，前述另一退休官員楊長孺之影響，可能亦爲原因之一，凡此可見當時文士大夫與道人交往殆爲生活情趣的一部份。

(八)其他

其餘尚有《爲李縣尉壽》、《寄泉州侍郎》、《黃刑部倉部陳宗博招飲》、《贈王太尉》、《寄蘇侍郎》、《感詠十解寄呈楊安撫》(均爲卷五)《又西湖作呈章判鎮留知縣》(卷八)等詩。這些官吏中亦有好修道者，但不得其法，如《與趙寺丞》云：「汞鉛不在身中取，龍虎當於意外求；會得這些真造化，何愁不曉煉丹頭。⁵⁹」勸其莫執意於修煉之龍虎鉛汞等名詞，泥文執象反而認不清真道。

隱居於武夷山，並傳聞與白玉蟾有相當交情者，爲南宋大學問家朱熹。

朱熹於淳熙二年(1175)嘗主管武夷山沖祐觀。於四十五歲時，在浙東奏劾唐仲友受控，乃憤而辭歸武夷，建武夷精舍隱居。並於石門西南建一屋，以居道流。其精舍與沖佑觀及白玉蟾住持的止止庵非常接近，白玉蟾在其《武夷重建止止庵記》云：「是庵……去不數舉武則有

⁵⁸ 《仙槎序》，《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196。

⁵⁹ 《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89。

朱晦庵仁智堂，出來才一喚地，……其間有沖佑觀。」由於二地接近，白玉蟾對朱熹之學問事蹟自不陌生。據《淨明忠孝全書》道：「晦庵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扶儒教一遍，晚節盤桓山中，文墨可見。紫清白玉蟾，亦甚加敬。⁶⁰」說明白玉蟾對朱熹甚為尊敬。

雖然白玉蟾對朱熹甚為崇敬，但二人並無往來之實⁶¹。

按朱熹於寧宗慶元六年(1200)卒，但依現有資料顯示，白玉蟾在1215年才出現於武夷山，止止庵記的記載也僅是對距離的描述，看不出兩人交往的情形。不過白玉蟾絲毫不顧「偽學」之禁，曾作《贊文公遺像》云：「皇極墜地，公歸於天。武夷松竹，落日鳴蟬。⁶²」又於《化塑朱文公遺像疏》中表達更深沉的悲哀云：「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壞，泰山頹，哲人萎矣。兩楹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已草。嗟文公七十一禩，玉潔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啼鶴唳。管絃之聲猶在耳，藻火之像賴何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未喪斯文，惟正心誠意者，知欲存神索至者說。⁶³」對失去這位先賢，感到遺憾至極。日後再遊朱熹之精舍，作詩云：「到此黃昏颯颯風，岩頭只見藥爐空。不堪花落煙飛處，又聽寒猿哭晦翁。⁶⁴」對於哲人萎逝，表達哀痛之情。由於白玉蟾詩作，一是對遺像所作的贊，一是為塑朱文公像而作的化緣疏，因此不能證

⁶⁰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卷四，《道藏》第24冊，頁642。

⁶¹ 南懷瑾先生於《中國道教發展史略》(台北：老古出版社，1988年)云白玉蟾與朱熹彼此師弟之間，互有往來，且言朱欲從白討教丹道，都被白玉蟾婉轉拒絕。此說無據且不確實。見該書頁92。

⁶² 《修真十書清集》卷43，《道藏》第4冊，頁796。

⁶³ 《白真人集》卷七，《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951-952。

⁶⁴ 〈題精舍〉，《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788-789。

明彼此間有直接交往的情形⁶⁵，因而對於白玉蟾與朱熹交游一事，必須審慎看待。

雖然朱、白二人沒有實際交往的事實，但白玉蟾對朱熹理學的吸收，卻是不爭的事實。因兩人均主張三教合一，融三教義理於一爐，只是朱熹最後歸於儒家之門，而白玉蟾最終歸於道教。白玉蟾認為儒門之學可以一「誠」字代表，認為此字可啓修仙學道之路，建正心誠意之門。丹道南宗對理學的借鑑，白玉蟾再傳弟子李道純則有更進一步的發揮，其於道心、人心與中和之道的闡釋，是師承自白氏以來的門風，只是更為積極而明顯⁶⁶。

以下進一步考察白玉蟾與這些官員相識的途徑。

首先是官方的齋醮活動。官式道場是白玉蟾與官員直接產生聯繫的最佳途徑，因為宮觀進行齋醮法會時，諸慕道官員，除了在法會當時有官場的接觸之外，也有可能因彼此推介而有更深的交流。如《白真人集》中有《古別離》五首，作者為：李謏、譙令憲、彭演、黃庸，以及蘇森。由此五人，可描畫出當時圍繞在白玉蟾身邊可能的人際網絡。如黃庸外甥陳與行，與白玉蟾於嘉定九年、十年兩遇於金華，此時正是蘇森主沖佑觀之時，而蘇森在金華有齋房，很可能因此關係而與白氏接觸；而譙令憲與湯于有交情，均是在廬山地區慕白玉蟾之詩文者；湯于慕白玉蟾之名，追蹤其後而無緣親炙；蔡元德則是遇白玉

⁶⁵ 尹志華先生於其〈論白玉蟾的道教思想〉一文，亦認為二人不會會面。見《道韻第七輯—金丹派南宗(丙)》，台北：中華大道，2000年，頁120-134。

⁶⁶ 請參照樂愛國，〈白玉蟾及其門人的「三教合一」與朱熹理學〉，《道韻第五輯—金丹派南宗(甲)》，台北：中華大道，1999年，頁75-86。

蟾而不識其人，湯于聞其事爲之扼腕。由此圖像，可以想見當時慕道文人與官員之間的聲息交往。而福州地區的彭演與彭耜父子均隨玉蟾習道，而彭耜與黃庸；李謙與諸葛琰；諸葛琰與留元長等，均因慕道的關係，彼此有密切的接觸。

其次，透過拜訪地的詩社等文化社團，擴大其交友圈。這也是道士與慕道的知識分子、官員之間最常有的交集。

由於玉蟾善詩，有些人因敬慕其人而追逐數年，但卻未嘗謀面。如湯于知玉蟾之名，緣於游龍虎山上清宮，見其題詠甚富，後又荷玉蟾寄《群仙珠玉》一冊，然竟未識之。待湯寓居鄱陽，又失於一見。湯于與江東提刑譙令憲(回庵)相熟，曾欲託譙爲其打探白玉蟾行跡。而白玉蟾與譙令憲識於廬山之陽，當譙調往安吉州(苕溪郡)，玉蟾亦時相過往。

其後譙令憲爲玉蟾詩集《松風集》作序，署名「青社」譙令憲，此「青社」疑即「青松社」或類似的宗教性結社。據《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廬山部》所載：「宋元豐(1078-1085)中，真淨文禪宗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蓮花之麓，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遊甚力，故先生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以踵白蓮社。⁶⁷」文中所指白蓮社，亦稱蓮社，位於東林寺內，源於晉僧慧遠之時⁶⁸，本是文人與僧、道之士以詩

⁶⁷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第 138 卷廬山部，第 194 冊之 17 葉上，本文引用版本爲台北：鼎文書局印，第 19 冊，頁 1274。

⁶⁸ 關於此社之源流，係晉時慧遠「自樓煩至廬山，結庵於西林之東以居，曰龍泉精舍。其後刺史桓伊爲之請立寺曰東林。」而當時「謝靈運恃才傲物，少所推重，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即寺翻《涅槃經》，

文相互酬唱、論道的結社組織。⁶⁹此風至唐猶存，至宋則稍盛。如李遵勗、楊億、劉筠，都常聚集高僧談論宗性。如李遵勗畫工各繪其像，成圖後，名為「禪會」。⁷⁰又如西湖昭慶寺僧今常，慕慧遠結社雅風，「貽詩京師，以招卿大夫」，於是士大夫「咸寄詩以為結社之盟文」。⁷¹因此周敦頤在廬山參加歸宗所組的青松社，當即此種宗教文化性質的結社。此種「詩壇兼法社」的現象，是士大夫宗教結社生活最好的註腳。⁷²故白玉蟾在廬山地區與文人或官員交往，除於宮觀或官式齋醮等場合外，亦藉當地此種類似詩社組織，建立其人脈網絡。

白玉蟾藉詩社拓展其影響力的例證，又見於《奉酬臞菴李侍郎五首並序》，序云：「愚嘗為觀使待制侍郎鳴珂粉社，觴詠自娛」諸語，⁷³

因鑿池為台，植白蓮池中，名其台曰翻經台，今白蓮亭即其故地。遠公與慧永、慧持、曇順、曇恒、竺道生、慧叡、道敬、道暘、曇詵、白衣、張野、宗炳、劉遺民、張詮、周續之、雷次宗、梵僧佛耶舍十八人者，同修淨土之社，因號白蓮社。此十八人，謝靈運未入其列，另往來者亦不乏文人與高道，如陶靖節、陸修靜。相傳慧遠送客不過虎溪，但送陶、陸二人時，不覺過溪，虎鳴吼，乃相視大笑，有三笑亭。見《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第 139 卷廬山部，第 194 冊之 24 葉中~下，鼎文第 19 冊，頁 1288。以及陳舜俞，《廬山記》，卷 2，敘山北。

⁶⁹ 有關白蓮社自慧遠至清代的傳承，可參見戴玄之《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

⁷⁰ 王銍，《國老談苑》卷上，陶宗儀編，《說郛》（台北：新興書局，1978）卷 43。

⁷¹ 丁謂，《西湖結社詩序》，《全宋文》卷 208。

⁷² 「詩壇兼法社」一語出自袁宗道的詩。關於歷史上士大夫宗教性結社的情況，可參照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台北：南天書局，1998 年 6 月，頁 369-375。

⁷³ 《奉酬臞菴李侍郎五首並序》，《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67。

則此「粉社」，可能也是詩社。再如《易道錄招飲五首》有「詩酒交游如骨肉，江湖聚散似雲萍」(之二)、「詩社近來多筆塚，醉鄉何處得愁城」(之五)⁷⁴數語，則玉蟾以詩酒交游，藉詩社為途徑是很明確的。

又如東臯曾治鳳，為廣東經略使，遊羅浮山作《遊羅浮詩》。⁷⁵因見白玉蟾題羅浮山沖虛觀壁間詩，乃作詩寄之。有語云：「聞君名字久，疑是謫仙人」。⁷⁶類此以詩而知白玉蟾之名，進而與其以詩文而交往者甚多。如廬陵楊長孺，因守三山，聞玉蟾名，以為是神仙，後退休山林，見其辭章翰墨甚富，至嘉定十五年（1222），得玉蟾自臨川筆架山所贈詩及草聖千字文，驚喜如得自天上等事已詳如前。

而王居安嘗描述其初見玉蟾情景云：

我見海瓊子，年少冰玉顏。語不及世利，口不茹葷羶。
胸次飽經史，道釋二藏全。扣之如汲水，挹注誰能乾。
一日來訪我，如有宿昔緣。急索紙與筆，贈我錦繡篇。
文詞有根蒂，草聖生雲煙。旁觀駭眾目，頃刻字數千。
人言能入水，捉月自臨川。杳不見蹤跡，復在匡廬顛。……
我直凡骨爾，豈能識神仙？楊子所深信，我復何疑焉。⁷⁷

文中楊子又稱楊伯子，亦即楊長孺，稱白玉蟾為「逸人」，視之如

⁷⁴ 《易道錄招飲五首》，《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858-9。

⁷⁵ 陳槿，《羅浮志》卷六，葉五，《中華續道藏》初輯第5冊，頁26。

⁷⁶ 《羅浮沖虛觀壁間紫清道人詩筆，因用贈鄒知觀韻作此寄》，《白真人集》卷八，頁1173-74。

⁷⁷ 《奉題楊伯子贈白瓊山詩後》，《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1180-1181。

神仙。而王居安因親睹玉蟾落詩成草，也對其淵博的學識與內涵留下深刻印象。而王居安也因白玉蟾這位「神仙」、「逸人」而與楊長孺在官場文化之外有更深一層的熟識。

白玉蟾的行踪飄忽不定，當李諶亟欲與其會面，諸葛琰說「有人即行」⁷⁸，充分表示白玉蟾行踪的飄乎感。因玉蟾踪跡天下，朝海暮梧，其謫仙人的形象乃傳播於江湖。

若就前述官員做進一步分析，則可看出一個明顯的共同特色，此即諸人率皆曾帥節廣東和福建。除前述王居安、楊長孺、李諶等人與福州的關係外。據《誠齋集》卷 76《章貢道院記》云：「慶元五年，前尹直秘閣、郎中、三山彭公改帥五羊。⁷⁹」可知彭演於慶元五年(1199)至嘉泰元年(1201)亦嘗知廣州。留正嘗主西山玉隆宮，亦嘗在羅浮山水簾洞讀書，作《天漢橋》詩。長子留恭，字伯禮，知廣東(1218-1220)，直徽猷閣，奉祠，嘉定十五年(1222)起知建寧府後卒。留元長之父留筠，不見於留正傳中，但《羅浮志》云即留正第三子。但正第三子為留端，字端父，與號老巖的留筠，當為同一人。留端嘗提點湖南、江西刑獄，移知廣東經略，於羅浮有《朱明洞》諸詩。端平(1234-36)中除真龍圖閣，奉祠卒。⁸⁰而留元長本人亦曾為邵武知縣，秩滿佐漕嶺南，往羅浮

⁷⁸ 《待制李侍郎書》，《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68。

⁷⁹ 《誠齋集》卷 76《章貢道院記》，此項紀錄筆者在誠齋集中並未找到，轉引自卿希泰《中國道教史》。

⁸⁰ 留氏三代事蹟，見《宋史》卷 391 留正本傳，頁 11972-11977。及《羅浮志》卷六，葉四~六，《中華續道藏》第 5 冊，頁 25-26。又留恭、留端仕宦事蹟參照《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氏族典》卷 353 作補充。並參照李之亮，《宋兩廣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 5 月)，頁 32-33。

山尋訪其祖之書堂，之後著《金丹世系記》授道士鄒師正⁸¹。則留氏祖孫三代皆嘗在羅浮停駐。而楊長孺於嘉定九年到十一年(1216-1218)知廣州。接其任者即留恭。留恭於嘉定十三年(1220)奉祠，同年，其弟留筠在陳伯震短暫任期後，續知廣州經略，至嘉定十五年(1222)。至於曾治鳳，字君儀，為曾從龍季弟，開禧元年進士。歷官廣東提刑、知袁州，復直煥章閣、帥廣東。端平二年(1235)，進直徽猷閣，改知建寧。⁸²而陳興行，如前述，在嘉定十二年至十五年(1219-1222)之間，知興化軍。

白玉蟾與福建和廣東關係的密切，從其出身和求道經歷即可見；成道後，長駐武夷山、遊走羅浮山，與兩地官員的深厚交情，泰半因此一地緣關係而建立。而其方式或因道友而偶遇，或主動造訪，道士與慕道官員的交游網，於此可見一斑。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如同魚網般，隨意執起一端，即可牽出彼此交錯而綿密的人際網絡，讓人對南宗傳道的對象與方式，有了鮮明的印象。

二、山居道士(含道人)

於武夷山沖佑觀，白玉蟾又識道士陳洪範。洪範字天錫，道號造齋，平生於琴書之外，偏有橘癖，蓋喜呂洞賓以橘譬金丹之意，故所居名「橘隱」。玉蟾形容陳之為人曰：「其風神骨範，如秋之末霜，如夜之正月，如水之曉綠，如山之春青。」平日暇居，几案惟蓄一琴與一劍，往來無俗丁。玉蟾以其「內有所養，外有所玩，造次顛沛，常

⁸¹ 《羅浮志》卷八葉七~八，《中華續道藏》第5冊，頁33。。

⁸² 《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氏族典》卷321，李之亮，《宋兩廣大郡守臣易替考》，頁34。

持一金一粒金丹」之意，贈一曲曰：「橘成林，橘成林，一畝白雲空翠深。空翠深，中有仙翁抱一琴，夫誰知此心。」況喻陳洪範隱居修煉金丹之意。⁸³

又有陳丹樞者，習辟穀術，年已七、八十歲，但「方瞳漆髮，其顏猶童」。嘉定八年(1215)九月，白玉蟾替陳丹樞所建廬而作〈雲窩記〉⁸⁴，又有《題丹樞先生草庵》，當是白玉蟾居武夷時，常相往來者。

陳丹樞有女弟子劉妙清，初欲求道，但陳試以枯淡，復語之以風俗薄惡，又言居巖谷之難、學道業之難、誅茅戮草之難、餽糧給膳之難。劉以不畏清苦霜寒，並看透人生不過一經歷耳，安貧樂道，俄而道果成，鸞鶴滿空飛。陳笑而納之。妙清乃作數椽茅屋，棲附雲窩之側，取何仙姑所謂「幽居山林間，荆棘隱此身」之句，名為棘隱，玉蟾亦為之作記。⁸⁵且於壁間題詩三首。⁸⁶後妙清投水而逝，玉蟾為之寫《劉心月劉妙清入水而逝弔以一章》觴其逝。

在陳丹樞的雲窩，白玉蟾還又認識武夷山道士黃季長。黃在年少時，嘗遇異人授以癰癤之藥，其方秘之不以示人。其法不用楷煎，不用針刮，惟以藥攻其內，復以藥傳其外，療人不可數。白玉蟾以其行醫類掄拊扁鵲之類，為其作序，以揭示行醫貴其術，但亦貴其心。黃季長「丰神爽邁」，其遇異人，除授癰癤之藥，當亦授其修煉之道。⁸⁷

⁸³ 《橘隱記》，《白真人集》，《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331-336。

⁸⁴ 〈雲窩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321-324。

⁸⁵ 《棘隱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89-295。

⁸⁶ 《棘隱壁三首》，《白真人集》卷三，《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778。

⁸⁷ 《贈道士黃季長遇異人授醫方序》，《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14-217。

三、宗室

(一)趙汝澮

白玉蟾在福州的交游中，亦有原為宗室而為道士者，此即趙汝澮。汝澮字濬卿，為太宗派下漢王位八世孫，其父官至承節，因「慕淮南之尚，從事符藥，所濟甚眾」。則汝澮父亦如淮南王劉安，為一好道之士。其母盧氏，將娩之時，「夢斗極中甚光耀，有一人冠星曳霞而出，二囊界之，覺而娩矣。」因此汝澮生即英異，不同於常人。白玉蟾述趙汝澮入道的經過係因其六舉不第，乃棄書史而為符籙。歷拜至人，畢傳上道，嘗詣龍虎山訪祖師，治靖；後歸三山，道名愈盛。擅考召鬼神、役使雷電之術。行法於福州十餘年，主持齋醮，於濟生度死之間，悉有通真達靈之旨。⁸⁸

承上以觀，趙汝澮所習可能為龍虎山正一派雷法，因道行高超，十餘年間，濟度甚眾。玉蟾與其交於嘉定十五年(1222)春，當時玉蟾為彭耜之父覺非之喪主黃籙齋事，趙汝澮擔任高功，兩人一見如故，甚為相契，其後玉蟾為其作《虛夷堂記》。

(二)趙汝渠

另一位宋宗室趙汝渠則修道於信州鉛山。汝渠自號翠雲子，當時名銜為「修職郎新建寧府崇安縣尉」⁸⁹，其人「素志閑雅，酷慕清虛，舊有棲仙迎真之意，所恨獨掌不鳴鐘也」，此志與四明周道明相契，乃

⁸⁸ 《虛夷堂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19-222。

⁸⁹ 《修真十書武夷集》卷 52，跋語，《道藏》第 4 冊，頁 821。

相與修建舊有之鉛山道堂，名之曰「駐雲」。白玉蟾於嘉定九年(1216)，因偶有湖海之興，乃自武夷山扶杖出遊，不覺舉步至信州鉛山，道遇周而同歸。

趙言及求道之難與苦，玉蟾乃爲之云金丹之旨曰：「所謂鉛銀汞砂者，即龍虎水火也；所謂烏兔房壁者，即馬牛龜蛇也；所謂夫婦男女者，即君臣子母也；所謂乾坤坎離者，即天地日月也；喻之為丁公黃婆，名之為嬰兒姤女，假之為黃芽白雪，不過陰陽二字。……以要言之，形與神也，身與心也，神與氣也，性與命也，其實一理。攢五行而聚五氣，會三性而結三花，如是而修謂之丹，如是而入謂之道，則道大在天地間，固非庸常物。」並爲其作《駐雲堂記》以誌其結緣。⁹⁰從白玉蟾對他點出的丹道之理，可見當時修習內丹者對丹經的眾多隱語與代稱，確實感到混淆與不解，欲摸清其間同異，「明師指點」的確是非常要緊的事，只要通曉此理，掌握形神與心性的修煉關係，則五氣朝元、三花聚頂的境界自是指日可待。

因趙感到修道之難與苦，其後白玉蟾在寫詩贈予隱居於天台山、修道甚久而沒沒無聞的樊邴時，同時將其經歷寄給趙翠雲，以勉其耐心學道。⁹¹

其後白玉蟾又兩度贈以丹訣。《贈趙縣尉》詩云：「半斤雷火燒紅杏，一滴露珠凝碧荷。錦帳中間藏玉兔，寶瓶裡面養金鵝。鉛花朵朵開青蕊，汞葉枝枝發絳柯。莫問嬰兒并姤女，等閑尋取舊黃婆。」⁹²又

⁹⁰ 《駐雲堂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324-331。

⁹¹ 《贈天台老樊》，《白真人集》卷三，《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663。

⁹² 《贈趙縣尉》，《白真人集》卷三，《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747-8。不過據《處州府志》載：余綱，青田黃巖人，郴州助教余正夫之

《贈趙翠雲詩》云：「金公蛇女到黃家，活捉蒼龜與赤蛇。偃月爐中烹玉蕊，朱砂鼎裏結金花。奔歸氣海名朱驥，飛入泥丸是白鴉。昨夜火龍爭戰後，雪中微見月鈎斜。」⁹³其殷殷相期，勉勵其不綴於修煉的意思，溢於言表。

趙汝渠於《修真十書武夷集》卷 52 的跋語中，敘其學仙求道的過程云：

嗟予慕道今幾年，檢盡丹書要學仙。鉛汞混融無法度，
求金交結欠因緣。抽添徒泥傳道集，沐浴不解悟真篇。
從來玉訣不傳注，莫將紙故徒窮研。半語輕逢至人授，
要斷江山一回首。精勤作用有陰陽，反覆短長分前後。
黃婆媒娉豈因脾，金晶飛躍不在肘。若能奪得天地真，
始與天地同長久。

可見他原循《鍾呂傳道集》的方法修煉，其後又依《悟真篇》，但無口訣不得其法，直到遇見白玉蟾這位「至人」，才明白火候抽添升降之道，對內丹修煉有豁然開朗的覺悟，玉蟾可謂其明師也。

子。少業儒，長慕老莊之學，自號修真居士。白玉蟾訪之，不遇，題詩屋壁曰：「半斤雷火燒紅杏，一點露珠凝碧荷。錦帳中間藏玉兔，銀瓶裏面養金鵝。鉛花朵朵開青蕊，汞葉枝枝發翠柯。我欲刀圭分付汝，料應汝未識黃婆。」與白贈趙汝渠的詩僅後兩句差幾個字。依白玉蟾的才華，不可能對不同對象贈予文字相同的詩。可能《處州府志》誤載其事。又南宋時青田屬處州，黃巖則屬台州，郴州在荆湖南路，不知何以云「青田黃巖人」。見《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第 285 卷方士部，頁 2865-6。

⁹³ 《贈趙翠雲詩》，《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748。

貳、刻意遊訪或途中偶遇

白玉蟾曾作《雲遊歌》兩首，回顧早年雲遊的艱苦歲月。⁹⁴其遊歷路線，跨越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諸地，幾乎南宋境內諸名山均有玉蟾足跡。比較特別的是，《雲遊歌》提到白氏行於北邙山下時，所見古墓秋草，月夜恐怖之狀。則其行跡亦曾到達金境。⁹⁵白玉蟾旺盛的活動力，為其建立豐富的人脈關係，南宗的影響力，也在這些交游活動中向南宋境內擴展。從其行跡亦可看出，白玉蟾有時是有目的的遊訪，有時卻是在遊船上或山徑中的偶遇。交游對象分佈各階層，上至宗室、禪門高道，下至相士、撞鐘人，呈現南宗傳道對象的隨意性，白玉蟾的行事風格，亦畢見於此。

(一)訪天台山道人

白玉蟾上承張伯端為南宗祖師，曾親至天台山的方瀛山住過一段時間。停駐天台山期間，因追悼張伯端或訪桐栢山，或遊歷而有不少詩作。⁹⁶。另有三首詩詠桐栢觀，及一首描寫在天台山生活的詩《方

⁹⁴ 《白真人集》卷四，《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610-614、614-616。

⁹⁵ 其詳細行跡、年表及附圖，請參見筆者博士論文第五章第一節第二目，頁 196-203。

⁹⁶ 關於詠景詩，以天台山為主題者，如《天台山賦》、《桐栢山書懷》、《山中》，以及《華陽吟三十首》中的「一從別卻海南船，身逐雲飛江浙天，走遍洞天尋隱者，不知費幾草鞋錢。」「白雲和我到天台，眼入青山嶂豁開，到彼山中結茆屋，空餘千古夜猿哀。」二首。分別見《道藏精華》收錄的《白真人集》，卷三，頁 431-435；卷五，頁 687、713，及卷六，頁 826。詠張伯端者三首：《高祖先師天台紫陽真人贊》、《謝張紫陽書》、《題張紫陽薛紫賢真人像》。見《白真人集》，卷七，頁 982、942-3、958-9。

瀛山居》，錄於明傳燈，《天台山方外志》⁹⁷。

從《攜友生詣桐栢》⁹⁸與《贈天台老樊》⁹⁹兩首詩，可看出其在天台山亦有交游數人。老樊名邴，其他資料不詳。又有四川青城山道人吳草裘，白玉蟾聞其名已十餘年，偶而相遇於天台，其人「身上衣衫惟布素，口中談吐盡丹書。想君已是千餘歲，誰道神仙世上無。¹⁰⁰」玉蟾盛讚其為神仙，吳草裘想必是一得道高人。

白玉蟾在天台山最為相契的朋友，當屬桐栢山知宮王月谷，兩人相見於嘉定八年(1215)五月，是年中秋王即辭世。玉蟾事後得知，作輓詩三章以殤其逝¹⁰¹。如其一「去年五月叩松關，方與先生一解顏。今我杖藜尋舊隱，聞君琴劍蛻空山。交朋滿眼今無幾，羈旅傷心為一潛。自嘆洞前東去水，不如逝者若為還。」其三「去年五月訪丹元，月谷先生與我言，將謂此生共茅舍，不知何事速雲軒。親書數卷空懸壁，舊隱三間半掩門。雪魄冰魂無處覓，秋煙秋暗孤村。」由詩意可知，王月谷亦嘗寫書數卷，但內容不詳，不過其與玉蟾相約「此生共茅舍」，則其情性與玉蟾相契，道行修為自當不淺。

(二)與禪僧的交游

⁹⁷ 傳燈，《天台山方外志》(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卷 28，頁 262、265。

⁹⁸ 《白真人集》卷五，七律，《道藏精華》，頁 713。

⁹⁹ 《白真人集》卷五，七律，《道藏精華》，頁 663。

¹⁰⁰ 《白真人集》卷五，七律，《道藏精華》，頁 662。

¹⁰¹ 《輓知宮王月谷三章》，《白真人集》卷五，《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687-688。

據彭耜所述《事實》，白玉蟾與僧人的交往，最受注目者，即嘉定十二年(1219)自江西南昌入浙，訪豫王趙昕，當時情況，彭耜曾記述其實：

僧孤雲率諸僧來迎，以先生博極群書，貫通三氏，昔究禪樾，欲求其為僧以光叢林。製衣鉢，物物備具。先生笑曰：吾中國人也，生於中國，則行中國之道，理也。若以夏變夷，背天叛道，吾不忍也。禪宗一法，吾嘗得之矣，是修靜定之工，為積陰之魄，以死為樂。《涅槃經》所謂『生滅滅矣，寂寂為樂』是也。吾中國之道，也是煉純陽之真精，飛昇就天，超天地以獨存，以生為樂也。故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夷夏之道，有所不同。道不同，不相為侔也。孤雲奇其言，亦從事於道焉。於是釋氏來求詩文者，踵門如市。¹⁰²」

彭耜記述此事，將白玉蟾名震公卿及甚以中國為本位的立場明白點出，這也是宋代所謂「夷夏之防」的基本論調，佛教徒因欽慕其道欲其為僧，結果反而為其論所折服。

白玉蟾與禪師的交游，亦多言煉丹事，如方丈鄭通妙深得其中三昧，白玉蟾形容鄭方丈的為人云：「無爭之碁兩三局，自勸之酒一二盃；但且任麼隨俗過，丹成雲鶴自然來。¹⁰³」一派閒雲野鶴，靜心修持的情狀。

¹⁰² 彭耜，《海瓊玉蟾先生事實》，《白真人集》卷一，《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33-34。

¹⁰³ 《題鄭通妙方丈》，《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90。

對於來往的禪師，白玉蟾最稱許者為玉几峰的寒松禪師，喻為「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其文云：

法苑棟梁，禪河橋筏；擎天手段，蓋世聲名，必須真材，始堪大用。當今之世，舍是其誰，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玉几第一座，寒松禪師可中老大，見地孤高，以凜然不拔之姿，得妙哉向上之句，他日必馳聲於大樹，真所謂臨濟兒孫。今時已傑出於叢林，端的是大慧種草。以佛照餘波滋養其根腳，以孤雲大匠而指示其輪輿。磊磊竹梅與為知己，紛紛桃李總是初機。一任摘葉尋，枝自是盤根錯節，衝開碧落，顯撐天柱地之材；遠對青山，堅傲雪欺霜之操。誰知南嶽之後，地又出西山之一枝。¹⁰⁴

從詩文可知，寒松禪師當屬臨濟宗，且曾受孤雲大師的指點，亦可謂系出名門。白玉蟾對其稱譽有加，認為日後光大叢林者，寒松禪師必不缺名。

白玉蟾尚拜訪許多禪僧，有詩文相贈，詳如附表。其中值得注意者，為黃心大師。關於此人生平，歷史紀錄闕如，但筆者在「佛法論壇」網站，找到一篇署名「雲水居士」在南昌城外十里「榆庵」的實地訪查紀錄，追索出廟中銅鐘的背後主角即為黃心大師。¹⁰⁵茲錄出以

¹⁰⁴ 《寒松序》，《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01-204。

¹⁰⁵ 網址為：<http://club.fjnet.com/ffbbs/dispbbs.asp?boarded=158&ID=141731&page=16>，此紀錄為雲水居士於民國 12、13 年間(1923-24)滯留南昌的偶遇，該庵僅五人，但院中有廢棄的銅鐘，鐫有「比尼黃心願」五字。隨後又在白玉蟾文集與某藏書家的藏書中找到有關黃心大師的紀錄，乃作成此篇。

備參考。

據雲水居士在某藏書家所見無名氏著的《比丘尼傳》一書，及明人小說《洪都雅致》所述，黃心大師俗姓馬，名璫兒，生於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父親馬士才為皓首窮經不博一第的讀書人，母單氏。璫兒天資聰穎，讀書過目不忘，自幼即具有音樂才能。13歲失怙，後嫁與季姓茶商。商人因被誣偽造關鈔，被捕幾死，後因知府垂涎璫兒美色，以籍沒家財，發配嶺南結案，而璫兒也為知府後堂。然而知府平日貪墨成性，於寧宗開禧二年為人控訴，被正典刑，而其妻妾亦被充官妓。璫兒為官妓，但終究僅是侑酒侍宴，某日被一酒醉客以言辭侮辱，乃徑自買了度牒，於南昌城外妙住庵剃度為尼，時為嘉定十二年四月八日。黃心大師在妙住庵一心潛修，道德學識為人所稱道，而妙住庵也因其盛名，比丘尼之數從十餘人而成為三百眾。

當時白玉蟾方訪道入浙，留滯南昌，聞知其事，大為嘆美，乃贈詩曰：「如今無用繡香囊，已入空王選佛場；生鐵脊梁三世衲，冷灰心緒一爐香。庭前竹長真如翠，檻外花開般若香；萬事到頭都是夢，天傾三峽洗高唐。¹⁰⁶」又贈詞曰：「荳蔻丁香，待則甚，如今休也。爭知道，本來面目，風光洒洒。底事到頭鸞鳳侶，不如禪脫鴛鴦社，好說與幾箇正迷人，休嗟訝。紗窗外，梅花下，酒醒也，教人怕。把翠雲剪卻，緇衣披挂，柳翠已參彌勒了，趙州要勘台山話，想而今心似白芙蕖，無人畫。¹⁰⁷」

妙住庵在建造恢宏殿宇之後，獨缺一口幽冥鐘，黃心乃發願要鑄

¹⁰⁶ 《送黃心大師》，《白集》卷五，《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671。

¹⁰⁷ 《又贈豫章尼黃心大師》，《白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091-92。

成一口四萬八千斤的銅鐘。然銅鐘屢鑄不成，前後八次，最後黃心大師縱身躍入冶鑄的銅液中，大鐘才告鑄成。此即《比丘尼傳》云：「師捨身入爐，魔孽遂敗，始得成冶。」的緣由。

雲水居士所述有關黃心大師的身世，因其參考資料所限，其情節不脫小說筆法，但仍可見此人當年在南昌地區是頗富盛名的女尼，否則白玉蟾不會風聞其名而贈詩。從黃心大師的故事，也反映南宋當時佛教徒捨身殉教或毀傷肢體的普遍情形。¹⁰⁸

(三)道友高士

從《白真人集》所錄文字，可知與白玉蟾來往者，許多都是得道高人。如謝時通，玉蟾喻其「十字街頭開鋪席，翻手覆手成雲雨；如今天下覓無人，似君道術真入神。¹⁰⁹」而白玉蟾欲其知華陽堂的紀知堂，則「少年方外，英聲蜚滿四叢林，散聖家風，鐵鞋走遍六天下，遇至人而傳鉛汞之訣，藥熟已多年，施妙手而宰金石之權，道傍起枯骨，屢董煙霞保社，孰不瞻依。¹¹⁰」則紀知堂誠為周遊四海，修丹成道的道士。

又有倪梅窓、葉神童、盧副宮與吳隱南，此四人可能皆為道士。其中盧副宮未詳其名，築慵庵以居，玉蟾曾作《慵庵》及《贈慵庵盧

¹⁰⁸ 據史籍所載關於宋朝佛教徒傷燬身體的行為，其原因除虔誠的宗教信仰、彰顯孝道、祈雨自異之外，到南宋時尚與逃避兵役有關。徽宗時排除佛教於國家宗教之外，有一部份原因與此有關。

¹⁰⁹ 《贈城西謝知堂時通》，《白真人集》卷四，《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528-530。

¹¹⁰ 《請紀知堂住華陽堂疏》，《白真人集》卷七，《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955-956。

副宮》等詩相贈¹¹¹。兩人交往在嘉定八年(1215)七月之前。當時同遊者尚有高道倪梅摠。是年七月二十二日，三人同在三華院吟詩，忽有仙鶴十二盤舞其上，玉蟾作《見鶴吟》以誌其事。¹¹²因倪梅摠而知有葉神童其人，然其人已仙去，二十七日，白因「神童往矣，仙佩遠矣，惜乎失誌，別於交臂之頃，令人不能忘懷」乃作《懷仙吟》表示慕用之誠。¹¹³葉神童原為儒士，棄儒從道，其「道高德粹，而形骸土木，丰神峻拔，不事修飾」，倪梅摠(昭卿)與之偶遇於禱雨來歸之時，深以為不及。乃作詩以寓嚮慕之情。詩云：

神童之貌清且奇，神童之道傳希夷。入室三年丹已熟，
肌膚綽約光離離。結繒自覆有餘樂，曄曄紫芝堪療飢。
跳入壺中人莫見，朝遊五嶽暮瑤池。有時混世來塵境，
短髮鬚鬢滿面垂。頃刻龍蛇生筆下，為將高興寄新詩。
我疑虛靜樂山水，來歸舊隱掛冠綉。願策浮雲飛碧落，
致身絳闕長相隨。

於此可知其人風采。而玉蟾描述其「空留墨寶落人間，字字成行秋雁序。正心誠意語尤奇，誰識忘形相爾汝。」則葉神童除三年即成丹的傳奇外，亦擅書，其思想亦融入儒家理學正心誠意之說。

至於吳隱南(庚契)，則是與白玉蟾和倪梅窓會飲於清勝軒的道士。據《夜宴清勝軒醉吟呈倪梅窓吳道士隱南》詩中語：「梅窓主人携百壺，一夜談話秋雨寒」，以及《題清勝軒》「清勝軒中頗幽絕，白鬚道士持檀笏……蓬萊一別醉吹笛，今日一見歌長吟……武夷散人好詩

¹¹¹ 二詩俱見《修真十書武夷集》卷 49，《道藏》第 4 冊，頁 815。

¹¹² 《見鶴吟》，《修真十書武夷集》卷 52，《道藏》第 4 冊，頁 820。

¹¹³ 《懷仙吟》，《修真十書武夷集》卷 52，《道藏》第 4 冊，頁 820。

酒，昔者見君今番又」諸語，則倪梅窓可能是清勝軒的主人，白玉蟾還作了《清勝軒夜話》一詩，以誌諸人詩酒談興的逸趣。¹¹⁴以上三首詩可能在同一時間所作，三人在清勝軒內浩歌長嘯，白玉蟾與道士吳隱南連榻而坐，吳興致高昂地要白玉蟾作詩行草，玉蟾應其請，「停杯撐眼發詩顛，橫捉一筆半欲眠；笑把崑崙蘸滄海，寫出新詞數萬篇。」生動地將道士深夜聚會山居的情景描繪出來。白玉蟾還另作《別句呈庚契吳高士》¹¹⁵，而這大概是白玉蟾慣常過的以詩酒論道的生涯。

另外還有許多人與白玉蟾討論過或請教丹法者，如《贈何道士》云：「汞虎龍鉛煉氣神，黃芽昨夜一枝春。刀圭底事如何會，伏虎朱砂匱水銀。¹¹⁶」又〈送鄭陽春〉詩云：「前身莫是鄭安期，井竈重來跡已遺。澗底菖蒲無可採，共君細讀漢時碑。¹¹⁷」，孔全道煉金液還丹漸入佳境，玉蟾詩曰：「凝神爽氣煉金丹，七返從來有七還；昨夜一聲雷霹靂，不知人已在泥丸。¹¹⁸」

與白玉蟾交往的道士來自各地，如清河張知堂，原即為武當山道士。¹¹⁹潼川李道士亦遠道自蜀來到東南¹²⁰，白玉蟾於天台山相遇的道

¹¹⁴ 《清勝軒夜話》、《夜宴清勝軒醉吟呈倪梅窓吳道士隱南》、《題清勝軒》三首詩，均收錄於《白真人集》卷四，《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607-609。

¹¹⁵ 《白真人集》卷五，《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740。

¹¹⁶ 《贈何道士》，《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88。

¹¹⁷ 〈送鄭陽春〉，《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00。

¹¹⁸ 《贈雲谷孔全道》，《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88。

¹¹⁹ 《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88。

¹²⁰ 《送蜀李道士》，《白真人集》卷五，《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693。

士吳草裘，則來自四川青城山，¹²¹以此亦可看出當時道士雲遊的普遍性。

白玉蟾本身善畫與詩詞、琴藝，彭耜言其「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¹²²」故其交游亦多擅此道者。對於善畫者，其詩有《贈畫魚者》¹²³、《贈郭丞務(萬里)蘆雁》¹²⁴、《友人陳樞得楊補之三味賞之以詩》¹²⁵、《夜宴清勝軒醉吟呈倪梅窗吳道士隱南》等。其中《贈趙太虛畫竹石》，云趙太虛畫竹常藉酒力以下筆，但實際上是另有內蘊的，其詩云：

先生自得人神手，一竿兩竿發於酒。當時大醉呼墨奴，
一筆掃出竹千畝。酒力安能奪化工，先生煉就金丹紅。
一粒陽光照肺腑，森羅萬象羅心胸。有時發出風竹葉，
銀海不寒皆震懾。有時持出雪中枝，恍如凍碧欺漣漪。
復能濡墨作石塊，天然峭拔古且怪。……竹之清虛石堅
硬，以此發明真性命。使人觀石及愛竹，知有真箇趙元
靜。先生醉時常風顛，世人眼孔無神仙，我今珍藏數本
畫，雲鶴來也公歸天。¹²⁶

¹²¹ 《贈吳草裘》，《白真人集》卷五，《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662。

¹²² 彭耜，《海瓊玉蟾先生事實》，《白真人集》卷一，《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37。

¹²³ 《白真人集》卷四，《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574-5。

¹²⁴ 《贈郭丞務蘆雁》，《白真人集》卷四，《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524-525。

¹²⁵ 《友人陳樞得楊補之三味賞之以詩》，《白真人集》卷四，《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535-537。

¹²⁶ 《題趙太虛畫竹石》，《白真人集》卷四，《道藏精華》十集之一，

認為趙太虛已煉就金丹，必將成為神仙中人耳。其詩尚提及：「一點水墨化成龍，龍孫飛去鵝溪住」二語，按鵝溪位於潼川府鹽亭縣境，其地產絹。¹²⁷趙太虛或為四川道士。

對於擅琴者，更是萍水相逢，吟詩相契，因琴而交，如白玉蟾自江西吉州至杭州，巧遇葛峰黃冠師王仲章，懷琴於西湖之上，玉蟾因吟詩「望長天兮煙空，顧遠水兮風寒；眇身世其如寄，若有贅乎兩間。」王君解其意而鼓琴，其琴音高妙，玉蟾形容云：

瓊山聞之如春風鳴條，黃鸝有聲，雲寒雨暝，在乎遠汀，
倏而聲回。十指俱暖，花神入絃，林鶴婉婉。復轉一腔，
聲如南風，暮天歸燕，呢喃簾櫳。忽忽撚抹，其韻虛豁，
如在池亭，蓮花燦發。移宮換羽，變入姑洗。七絃淒涼，
使我眉繭；或詳頓促，如秋空雲；千林暝合，孤尖啼猿；
飛絃舞軫，意在霄漢；群樹烏號，萬山煙斷，黯然凜然，
如霜如冰；又如竹屋，霏霏雪聲。瓊山驚嘆而且謂曰：
觀子之琴，如登崑崙之巔，千巖萬壑，雲屏煙障，飛奮
跳蹙，紫翠青紅，一目所收，五官忻舞，又如泛渤澥之
面，十洲三島，濤山浪屋，奔馱鼓蕩，鯤鯨鼉鼉，萬變
在目，雙耳如聾。今子之琴倏忽萬象，頃刻四時，能使
枯木寒泉之士，斗然長嘯；酥珠瓊翠之女，戚然顰眉。
在子之心，上契太古，內合無為，何其樂哉！¹²⁸

頁 522-524。

¹²⁷ 祝穆《方輿勝覽》卷六十二，頁 1091。

¹²⁸ 《琴樂序》，《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07-209。

對王道士引人入勝的琴藝讚嘆不絕，亦可見道士多才多藝的一面。又《贈陳高士琴歌》、《贈陶琴師》(卷四 543-547、586)、《聽趙琴士鳴絃》、《贈方壺高士》、《贈蓬壺丁高士琴》，以及卷六《贈藍琴士三首》(頁 833)等，均為善琴者而作。

(四)遊訪庵堂齋靖

白玉蟾詩文中出現甚多為庵、堂所做的記或詩，除去天慶觀、三清觀、玉隆宮、太平興國宮或福海院等明確可知的宮觀，以及附屬於各宮觀道院的堂閣之外，筆者在白玉蟾的資料集整理出 64 所庵堂(見附表)，雖未必全為南宗所立，但毫無疑問是白玉蟾確實訪問過，與庵堂主人有所交往，可視為南宗在建立道派時的相關傳道活動地點。

其中華陽堂出現兩次，且白玉蟾曾為之請紀知堂主持，此堂可能是由南宗所立的堂靖，而諸葛琰云其初識玉蟾於華陽道院，疑即此處，當為南宗的傳道地點。又如會雲堂，白玉蟾云「滿堂盡是學仙人，衣衫總帶煙霞色」，所見之人都是杖履相隨，一副雲遊四海的打扮，他認為在此會聚十方的仙客之中，可試著「認看何人是洞賓」¹²⁹，顯示此堂慕道求仙的人來自四面八方，其中當不乏得道高人。而這種聚會，當是道派舉辦活動時的現象，其名可能與玉隆宮雲會堂般，顯示其雲水會粹，研經論道的特色。

又如迎仙堂，從其堂名很難與南宗道堂聯想在一起，但其詩云：「昔日尋師到海涯，手中常袖一青蛇。隨身風月長為伴，到處溪山總是家。玉筍岩前曾結草，金華洞裏獨餐霞。有人問我長生事，默默無言指落

¹²⁹ 《華陽堂二詠》，《白真人集》卷五，《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685。

花。¹³⁰」白玉蟾以自身經歷作為迎仙堂詩的主題，可見該堂視白玉蟾為神仙，與南宗的關係當不淺。又如棲仙館，是一處位在溪山邊的會堂，本當為物外清幽的棲仙之地，但車馬駢闐，行客聞酒而來，主人亦為應付往來的人，而陪接不曾閑。顯示此處往來的求仙之人頻繁，是一處道人常聚會的地方。

經由這些庵堂的刻劃，理當可瞭解南宗在白玉蟾時期的活動情形，有些是南宗所立，有些可能是玉蟾往訪或暫宿的地方。可惜的是，許多庵堂地點並不明確，庵堂主人亦不詳，只知道白玉蟾在這些地方或多或少曾論及丹道，或勸人及時修道，甚至傳道。如於廬山天籟堂，白玉蟾道：「我將喚起陳知白，蛻卻塵軀跨綵鸞。」而其於《快活歌》中亦明確的道出其傳道與陳知白的心情。所以這些白玉蟾曾拜訪過的庵堂，當有不少南宗活動的痕跡。

附表一：《道藏精華》錄《白真人集》詩文所出現之庵堂廬靖表

庵堂名 (地點)	庵堂所有者	白集頁數	庵堂名(地點)	庵堂所有者	白集頁數
蟄仙庵 (福州)		187	虛夷堂	趙汝澮	219
蒙庵	熊仲立	191	仙槎齋(永嘉)	陳丹華	194
成蹊庵 (南康軍)	李處仁	253-258 , 565-567	龍雷閣(福州)	彭紹	259-261
蟠龍庵		712	棘隱堂	劉心月(妙)	289-295

¹³⁰ 《題迎仙堂》，《白真人集》卷五，《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677。

				清)	
靜勝堂 (閩阜山)	楊仁叔	305-310	牧齋(閩皂山)	劉貴伯	311
傲齋	黃瑩中	311-313	雲窩(武夷山)	陳丹樞	321-324
駐雲堂 (信州鉛山)	周道明、趙汝渠	324-331	橘隱堂(武夷山)	陳洪範(天錫)	331-336
心遠堂 (閩皂山)	朱季愈	341-346	止止庵(武夷山)	白玉蟾、詹琰夫	347-354
艮庵	盧子文	388-9	崧庵		549
潛庵		549	清虛堂		551-2, 749
臥雲庵		558-9	清勝軒	疑為倪梅窓	561, 607-9
仙居莊 (廬山)	周唐輔	584-5	雲霄庵		649
鹿堂(羅浮山)	張道士	651-2	泰定庵(廬山)		655
圓照堂		656	清虛庵	張紫微	657
靜寮	張靜甫	658	澹庵(淡庵)	倪清父	659, 738
靖通庵 (可能在龍虎山)		659	慵庵	廬副宮	660
天谷庵	可能為黃天谷	661	怡齋		661
迎仙堂		677	天籟堂(廬山)	陳知白	678
棲雲堂		679	玉壺軒		680

攸然堂		680	甕齋		681
會雲堂		685	華陽堂(疑即 華陽道院)		685, 955
淨明軒	羅適軒	690	清聽堂		697
知足軒		715	翛然軒(博山)	張知丞	721
清貧軒	盧叔裕	727	無咎齋	葉宰	729-30
寓息庵		730	棲仙館		733
胡子羸庵	胡子羸	730			
降真堂		733	上清法堂		735
太虛堂		735	三華院		746
紫芝院 (武夷山)		747	無塵軒		779-80
洞虛堂		865	雙谿館		866
洞明軒		871	鶴林靖(福州)		973-6
綠淨堂		1101	愛閣(福州)、 東庵	彭演	845, 1100-1, 1135-6, 537-41

參、傳道授徒

白玉蟾於建立南宗師承系譜之後，首先即為自己所立靖室奏請立額，以取得政府承認的合法地位。其弟子彭耜亦積極推動建立宮觀，作為傳道的據點。據《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二載：「度師(彭耜)謂伯謙

曰：爾祖師(白玉蟾)所治碧芝靖，予今所治鶴林靖，爾今所治紫光靖，大凡奉法之士，其所以立香火之地，不可不奏請靖額也，如漢天師二十四治是矣，古三十六靖廬是矣，許旌陽七靖是矣。¹³¹」從白玉蟾、彭耜到林伯謙，一共三代，均設立靖室作為宗教的活動場所，表示有一定數量的信徒活動。又白玉蟾在《憶留紫元古意二首》一詩中有云：「黃鶴今何之，白雲不復還。暗想紫仙堂，月照雙飛鸞。¹³²」其中紫仙堂，可能為留元長修道傳道之所。雖然其分布集中在福州一地，但宣告南宗有正式的教團組織。

白玉蟾自稱「神霄散吏」、「雷霆散吏」，所署頭銜為「上清大洞寶籙南嶽先生赤帝真人五雷副使知北極驅邪院事」，依《上清玉樞五雷真文》「補職」一項所列階級¹³³，則玉蟾行神霄法已「功及千人」，故《先天雷晶隱書》將白玉蟾列在三位祖師(青華帝君李亞、火師汪真君、侍宸王文卿)之後，名「宗師高明君洞明白真人」¹³⁴。而《神霄十字天經》則將白玉蟾列在洞玄教主雷霆天君辛忠義之後，為「太微侍宸洞玄高明君」¹³⁵。

白氏在福州和武夷山有確實的傳法活動。據其謝恩醮詞云：「天心有三符二印之傳，雷府有五社十蠻之應，以驅禳災疾，用茲考召鬼神。某等齋香信以投誠，各傳法要，飲丹泉而作誓，永續真風。¹³⁶」可知

¹³¹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二，《道藏》頁 33-124。

¹³² 《憶留紫元古意二首》，《白真人集》卷三，《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485。

¹³³ 《道法會元》卷 57，《上清玉樞五雷真文》，《道藏》第 29 冊，頁 152。

¹³⁴ 《道法會元》卷 83，《先天雷晶隱書》，《道藏》第 29 冊，頁 330。

¹³⁵ 《法海遺珠》卷 1，《道藏》第 26 冊，頁 726。

¹³⁶ 《為武夷道眾奏名傳法謝恩醮詞》，《修真十書上清集》卷 44，《道

他曾為武夷道眾上章傳法。但當時醮事所需之神祇畫、服飾與精舍，以及購買度牒¹³⁷的經費，均有待化緣而後成。¹³⁸而其於《會真堂疏語》之前所附之話頭云：「道友往來，不知其幾；數間破屋，饘粥全無，以此話頭，問諸好道者，結緣則箇。¹³⁹」顯示道派初創之際，好道者群集，但無經費，招待的饘粥亦闕如，聚會的草堂亦為破屋數間，生動的呈現白玉蟾立派之初的窘境。

據嘉定十一年(1218)十月所作《傳度謝恩表文》所示¹⁴⁰，其傳法弟子皆有神霄府官吏的頭銜。列示如下：

彭耜一上清太華丹景吏神霄玉府台令行仙都風雷判官

藏》第 4 冊，頁 796。

¹³⁷ 宋初僧道度牒本以試取得，但治平四年十月起，為賑濟陝西，乃開售賣度牒之風。初賣千道，元豐六年限以萬道為額，崇寧四年，與西夏戰起，突破萬道之限。大觀四年，年售三萬餘道。紹興初，歲降諸路空名度牒各不下五、六萬。乾道間，賣過十二萬餘道。寧宗開禧用兵，帑用不繼，連降數十萬出賣。出售地點，京師有提舉所，行在有戶部度牒場，諸路各有權貨務。南渡後，淮東、淮西、湖廣、四川又設有總領所。被出賣的度牒屬空名，初以黃紙印制，紹興五年改為絹，七年易為綾。以千字文為號，州置號簿登記。其價格變化不定，初為每道 130 貫，最高每道 800 貫，發行過多時，民間賤之，止直 30 千而已。其變化可參照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杭州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1996 年，頁 74-75，及頁 116 附表四。

¹³⁸ 見白玉蟾著《化真君籙衣疏語》、《化畫應緣功德疏》、《化修造精舍疏》、《緣化度牒疏》，見《修真十書上清集》卷 44，《道藏》第 4 冊，頁 796。

¹³⁹ 《會真堂疏語》，《修真十書上清集》卷 44，《道藏》第 4 冊，頁 797。

¹⁴⁰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 1，《道藏》第 33 冊，頁 116。

留元長—上清大洞玄都三景法師太乙雷霆典者九靈飛步仙官簽書諸司法院鬼神公事

林伯謙—太乙正一盟威法師充驅邪院判官南昌典者九靈飛步仙官兼管雷霆都司鬼神公事

潘常吉—太上三五都功職籙神霄玉府左侍經

周希清—太上三五都功職籙神霄玉府右侍經

胡士簡—太上三五都功法籙弟子奉行天心正法驅邪院判官兼幹五雷使院事

羅致大—太上正一盟威法師行上清混元天心五雷大法差充主管驅邪院事兼雷霆都司事

陳守默—太上三五都功紫虛陽光秘籙弟子行上清北極天心正法金闕內台錄度典者驅邪院

右判官

莊致柔—太上正一盟威法師行靈寶天心玉晨五雷大法九靈飛步仙官主管驅黃籙院事

從各人名銜可看出，有行神霄法者，亦有行天心正法、上清混元天心五雷法、上清北極天心正法、靈寶天心玉晨五雷大法，顯示南宋當時同樣行雷法或天心法者有不同派別。冠以神霄官吏名者，原先並非道士，而是受白玉蟾度為道士或女冠；至於冠其他天心法派名銜者，則原先即為習不同道法的道士。如陳守默原為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其餘諸人，因限於各人生平資料所限，無法一一甄別。但可知當時追隨白玉蟾行道法者，來自各派道士，其所建道派，呈現南宋各雷法派別整合與混融的情形。

林伯謙為玉蟾再傳弟子，後來成為福州天慶觀管轄兼都道正。依宋代道官的選授補任，凡地方政府宮觀，如天慶觀等，由道錄院選派或州、長官推舉，宣敕差補。而南宋時，依《慶元條法事類》卷五十「住持」項的規定：諸州僧道正闕，副正遞遷。如無或不應遷，即以次選有行業、無私罪、眾所推服者充(并謂本州界內受業者)，七年無私罪，本屬保奏(已有師號者不奏)。¹⁴¹顯示白玉蟾一系道法，經過兩代的努力已頗著效驗，林伯謙因道法的精審，而獲得道眾的推服，由政府授予道職。

除上述諸人，弟子尚有詹繼瑞、趙收夫、葉古熙、洪知常、陳知白、王景玄(王金蟾)、桃源子、方碧虛等人。¹⁴²其中陳守默，原為太平興國宮道士，據白玉蟾所著《太平興國宮記》云：「嘉定戊寅(十一年，1218)清明，福州靈霍童景洞天羽人白玉蟾香趨敬九天御史台下。頃焉，宮牧陳至和飲以醴，逮予之玉華也醉，履飄忽弗違而邁，承遣道士陳守默與陳如一，約為文以記其宮，豈容遜也。¹⁴³」准此，陳守默當係在此之後追隨玉蟾習法者。此外，白玉蟾弟子中似有一號碧虛子者。《道藏》收錄碧虛子撰《碧虛子親傳直指》¹⁴⁴，此書序中自稱「晚遇海瓊先生授以大道之要，又遇安然居士於朱陵洞天，作諸章以相貽，始得海瓊之妙旨也」。則此處之碧虛子，與號碧虛子的北宋著名玄學道士陳景元，明顯是不同的二人，當指方碧虛而言。

¹⁴¹ 相關規定，請參照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杭州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1996年，頁65-66。

¹⁴² 參照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三卷，頁145。

¹⁴³ 《太平興國宮記》，《白真人集》卷二，葉四~五，頁226-227。

¹⁴⁴ 《道藏》第4冊，頁378~382。

白玉蟾弟子尚有名鄭洞真者。據《溫州府志》云：鄭洞真，居平陽金鄉，號黃茅道士，與陳丹華同修煉，嘗遊山，遇題詩者，氣貌不凡，拜之，則白玉蟾也。遂款留師事之，歲餘乃去。侍玉蟾遊武夷，有詩見於世。¹⁴⁵而陳丹華曾任永嘉郡道正，白玉蟾曾訪於溫州，與時任溫州太守的王居安友善。則鄭洞真當與玉蟾識於此時。

至於潘公筠，雖不曾見其拜師之記錄，但企求學仙之心甚烈，¹⁴⁶玉蟾亦曾贈詩二首，勉其求取大藥。詩云：「冬至煉朱砂，夏至煉水銀，常使居土釜，莫令鉛汞分。子母既相感，火候常溫溫，如是既久久，功成升紫雲。」又云：「龍虎戰百六，烏兔交七九。坎離直寅申，艮巽司卯酉。二粒同朱橘，千古永不朽。八月十五夜，三盃冬至酒。」¹⁴⁷其向白玉蟾學習丹道應是事實，故亦歸入弟子之列。

另據俞琰《席上腐談》卷下云：「又有廖蟾輝，作《三乘內篇》；沈白蟾作《金丹篇》，皆玉蟾之徒也。¹⁴⁸」則此廖、沈二人亦玉蟾弟子。其餘見諸詩文，疑似向玉蟾學道者甚多，請參照附表三與附表四所示。

白玉蟾確實弟子人數有多少，無法詳算，此處僅能舉其知名者而論。若據其在廬山下所作之《翠麓夜飲序》云當日有二百人出席聚會，可概見江西地區徒眾的情形。至於其傳道中心的福建一地，欲拜其門下者當不在少數，此亦為南宗得以成立為道派的條件之一。

¹⁴⁵ 《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第 285 卷，方士部，頁 2865 中。

¹⁴⁶ 《上瓊山書》，《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78-1179。

¹⁴⁷ 《贈潘高士二首》，《白真人集》卷三，《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500。

¹⁴⁸ 俞琰，《席上腐談》卷下，頁 21。

肆、與名山宮觀的交流

白玉蟾除建立壇靖，傳度弟子，並以武夷山為中心，往訪浙閩蘇皖諸地道友高人外，同時也著力與各名山宮觀的交流，地理位置集中在江西與兩湖之間，如龍虎山、九宮山、華蓋山、西山、廬山與閩阜山等，與當時各主要派別的高道有深入交往。

(一)與正一派道士交往

白玉蟾與正一高道的交往，表現在其訪問龍虎山、九宮山、華蓋山時。

龍虎山正一派，在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時期，因與徽宗的密切關係而獲得進一步發展¹⁴⁹。南宋時期，張守真與張可大等嗣教天師的權威，則獲得政府保護與確立。張天師所擅長的符籙雷法，及其在民間的收妖形象，則被認為是正一派天師的新傳統。¹⁵⁰

¹⁴⁹ 莊宏誼從虛靖天師的生平傳略談起，並對其修道思想、符法精義、修煉精髓等進行探討。最後分析張繼先對道教發展的影響，認為除提升正一派的地位外，對神霄派的流傳、地祇法的創新，特別是對關羽、薩守堅及溫瓊信仰的發揚有貢獻。見氏著〈宋代道教正一派——以三十代天師張繼先為主之研究〉，《輔仁學誌》（法/管/社科之部），2004 年第 38 期，頁 79-110。王見川之博士論文，《張天師之研究：以龍虎山一系為考察中心》（嘉義：中正大學，2003 年），亦專章論及張天師的興起及其在宋代的發展（此章曾以單篇論文〈龍虎山張天師的興起與其在宋代的發展〉發表，刊於《光武通識學報》，創刊號，頁 244-283。承作者致贈，非常感謝。），研究結果與莊宏誼所見略同。

¹⁵⁰ 松本浩一將天師所擅長的符籙雷法，及其在民間的收妖形象，放入經過重整後的國家祭祀體系中來看待，認為這是道教新傳統的天師

白玉蟾曾作〈歷代天師贊〉，自第一代祖師張道陵，寫至三十二代祖師張守真，諸天師名諱與字均明白標出，且將各人生平濃縮在短短二十八字贊文中。白玉蟾為何作成此贊，不得而知。據柳存仁先生的推測，玉蟾作的贊，未包括張守真(卒於孝宗淳熙三年，1176)的兒子張伯璟，和嘉泰元年(1201)襲位、嘉定二年(1209)去世的孫子張慶先¹⁵¹，說明玉蟾撰的天師贊，寫作時間可能在目前所知其活躍的寧宗朝之前。¹⁵²

據橫手裕先生考察白玉蟾到龍虎山的時間，正是他對各方道教人物活躍交流最重要的時期，而當時的龍虎山卻正處於前後任天師交替而尚未實立的階段¹⁵³，亦即玉蟾訪龍虎之時，該山並無卓越的天師存

形象。張天師將諸惡鬼邪神置於管轄之下，是冥間官僚制度的確立，這是對應現實世界中以皇帝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反映，也是道教與民間信仰世界的一個反映。見氏著，〈張天師と南宋の道教〉，《歴史における民衆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2，頁 337-350。

¹⁵¹ 據王見川先生的研究，第三十三、三十四兩代天師，均未得到皇帝恩寵，也未有表現。(見其博士論文，頁 51)除了柳存仁先生所推測，此贊之作可能較早外，此點或許可以解釋白玉蟾贊未包括二人的原因。

¹⁵² 柳存仁，〈題免得龕藏漢天師世系贊卷〉，《和風堂文集》中卷，頁 684。

¹⁵³ 據《龍虎山志》所載，第 34 代天師張慶先，於嘉定二年(1209)羽化，其子成大幼，乃以第 32 代天師守真之次子張天麟攝行第 35 代天師教事，然而又因成大夭折，天麟繼逝，因此於紹定三年(1230)，天麟次子可大以 13 歲之齡即正式登上第 35 代天師之位。橫手裕，〈白玉蟾と南宋江南道教〉，《東方學報》，京都第 68 冊，1996 年，頁 127。

在，故其改正木郎呪祈雨得驗，竟被視為三十代天師虛靖的化身¹⁵⁴。這也是該山引不起白玉蟾停駐的原因。¹⁵⁵不過白玉蟾及其徒弟們所建靜室稱為「靖」，而其傳度儀式，更承襲正一道的三元傳度，顯示其與正一派的深厚關係¹⁵⁶。

當時交往的龍虎山道士有知宮王琳甫(自號拙庵，或王南紀(或作杞)。從《知宮王琳甫贊》云：「飛罡化訣兮正一天心法；視微聽沖兮靈寶中盟籙。霞珠珮兮秉圭視元壇，青鈎黑鐵花兮落紙鬼膽寒。元域中興兮扶頽起墜，三界稽首兮萬神生權。」諸語，可知王琳甫擅長天心雷法與靈寶齋籙，並對宮務有振衰起蔽的功勞。其人則「紅顏皓齒兮甲子一周春，兩鬢生黑絲兮人言四旬許。金丹已熟兮驚鶴天上人，天上人兮自號曰拙庵。」¹⁵⁷以此觀之，王琳甫是時已是修道成丹，返老還童的得道高人。

在龍虎山，白玉蟾還認識一名何道人，此人亦深不可測，白有詩云其「一雙岩電眼，識盡地行仙。¹⁵⁸」何道人的道行，甚為白所激賞。

白玉蟾到龍虎山的目的，據彭耜所云：「先生至，上清籙才一閱，

¹⁵⁴ 白玉蟾在龍虎山祈雨，起初並不靈驗，曾作〈龍虎山祈雨早行有作〉，謂：「兩三條電復無雨，六七點星微上雲，鞭起臥龍我騎去，揮戈叱問五雷君。」見《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42。

¹⁵⁵ 橫手裕，前引文，頁 127。

¹⁵⁶ 請參照張澤洪，〈論白玉蟾的科儀法術〉，《道韻第七輯一金丹派南宗(丙)》，台北：中華大道，2000 年，頁 54-75。

¹⁵⁷ 二段引文皆見《知宮王琳甫贊》，《白真人集》卷七，《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001-1004。

¹⁵⁸ 《贈何道人》，《白真人集》卷三，《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500。

記誦無遺，至於符篆，亦不少差。¹⁵⁹」則白玉蟾此行當是為學習符籙而來。但因其對雷法的純熟，故能改正行世已久之《木郎呪》。開啓此後與正一派的深厚關係。

至於玉蟾與九宮山的因緣，則是嘉定十一年(1218)春，玉蟾主持玉隆宮國醮後，該宮力邀而至。時神龍見於天，具奏以聞，有旨召見，玉蟾遁去。¹⁶⁰

九宮山由張道清所建，據《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五本傳云道清字得一，蒲騷里(湖北蒲圻)人，生於高宗紹興六年(1136)，幼居鄧州之京山，紹興廿七年(1157)上元日，遇帝君授以秘訣靈文，自此道望始顯。後因鄉里旱澇，祈禱輒應，人有疾病，符水立愈，由是京漢嚮慕者眾。孝宗乾道元年(1165)，捨長森灣所居為祠，崇奉玉帝。八年(1172)為隨州旱禱雨。淳熙元年(1174)七月至龍虎山瞻禮天師，受上清大洞籙以歸。十年(1183)齊安郡主病亟，道清呪棗水以進，郡主立甦。光宗時在儲，親書「真牧」二字賜之。隨後入蜀、泛湖湘，至湖北九宮山，得其宮址，回授符法於弟子楊宗華，命往開闢。十五年(1188)庵成。紹熙元年(1190)光宗遣使降香，於九宮山設國醮，未幾易庵為欽天觀。慶元元年(1195)寧宗臨御，慈懿太后居內宮，每歲遣使入山，厚賜之。五年(1199)，寧宗賜為「真牧真人」。嘉泰四年(1204)賜名欽天瑞慶之宮。六月加封為太平護國真牧真人。開禧二年(1206)敕江西轉運司撥賜閑田，又蒙慈明皇后賜錢置莊。三年(1207)道清卒於長森灣。令徒弟迎至

¹⁵⁹ 《海瓊玉蟾先生事實》，《白真人集》卷一，《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32。

¹⁶⁰ 《海瓊玉蟾先生事實》，《白真人集》卷一，《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37。

九宮山安瘞，並立堂崇奉。嘉定三年(1210)寧宗賜真牧堂三字，鑲牌以賜。¹⁶¹是以崇奉玉帝爲主的正一支派。

理宗朝亦眷賜有加。因寧宗曾親定該派字輩，故學者又稱爲「御制派」¹⁶²。白玉蟾到九宮山時，道清已卒，由其弟子楊宗華嗣教。楊宗華被封爲靈寶大師，嘉定八年(1215)，又贈洞靈先生號。¹⁶³玉蟾到此，不但主持國醮，同時亦撰寫《真牧堂記》，並留詩詞多首。後在九宮山周圍度人，爲百姓療傷治病。

白玉蟾還往訪筆架山，此山位於天心正法派據點華蓋山的東邊，白玉蟾有多首詩題其風光¹⁶⁴。嘉定十一年(1218)白氏訪筆架山，作筆架山二十八詠¹⁶⁵。其後又於 1222 年冬復至，迫於除夕，於筆架山過年。筆架山山巔有永興觀，觀宇甚麗，上有積翠樓，下有群仙閣，立群仙閣上，悠然有與群仙相會之感。觀主周師深出與相語，欲以雲錦之名代群仙，玉蟾以「雲錦」之名實佳，龍虎山有雲錦溪，廬山五老峰有

¹⁶¹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 5，《道藏》第 5 冊，頁 443-444。

¹⁶² 寧宗所定字輩行系爲「道宗元太希，惟天可守之，以智紹禰祖，端顯應良師，公子茂中景，叔孫克世時，孟仲季若善，居處自然熙。」見劉嗣傳，〈九宮山與道教御制派〉，《中國道教》2002 年第 4 期。

¹⁶³ 張道清二代、三代弟子深受寧宗與理宗的寵遇，多有賜號，可參照光緒年間所編之《九宮山志》，本校圖書館無此書，此處轉引自劉嗣傳前引文，頁 40。

¹⁶⁴ 《盤雲二首》，《白真人集》，卷六，頁 799。《又題筆架山》，《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054-1055。另卷四有《筆架山》，頁 506-507；卷五《題筆架山積翠樓》，頁 691-2。

¹⁶⁵ 《華文楊郎中劄子》，《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69-70。

雲錦閣，霍童山亦有雲錦屏，乃作〈筆架山雲錦閣記〉爲之記¹⁶⁶。

於雲錦閣上，白玉蟾亦認識道士黎盤雲，並爲其祖先黎怡庵(道華)詩集作序。¹⁶⁷兩人均好作詩，曾聯袂舟行，共成聯句¹⁶⁸。嘗贈詩云：「今古無門閉是非，無心出岫已知機。於今收拾歸山谷，不逐春風上下飛。」又云：「筆架山頭一片雲，盤施巖谷不求伸，時人只恐清風起，吹作皇都雷雨春。」¹⁶⁹則黎盤雲道法亦頗精進，可能有被荐入都的可能。

白玉蟾兩至天心派大本營華蓋山中的筆架山，其目的大約是爲道法上的深入瞭解。白玉蟾自 1216 年至龍虎山習上清籙後，接連至九宮山、筆架山，而其弟子中，亦有多人行各派天心法，顯示白玉蟾與正一派交融的痕跡。

(二)與西山淨明道士的交游

白玉蟾嘗云：「余自戊寅迄今，嘗三過西山矣。¹⁷⁰」而《逍遙山萬壽宮志》亦云：「嘗住逍遙山十年，翻道藏，並訂正一科儀，有真蹟四幅，今尚存逍遙山近鄉涂姓。¹⁷¹」同書卷十九亦有白玉蟾《逍遙山校正科典後留題》詩一首。卷六「白仙嶺」一條記載：「此山在本山西十

¹⁶⁶ 〈筆架山雲錦閣記〉，《白真人集》，卷二，頁 261-268。

¹⁶⁷ 《黎怡庵詩集序》，《白真人集》卷一，《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185-187。

¹⁶⁸ 《權歌聯句》、《夜船與盤雲聯句回文》，《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914、917。

¹⁶⁹ 《盤雲二首》，《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798-799。

¹⁷⁰ 《玉隆宮龍沙仙會閣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71。

¹⁷¹ 《逍遙山萬壽宮志》卷 13，《中華續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9)初輯第 4 冊，頁 170。

里，由昭山而東，三峰突矗，形如筆架，即逍遙來脈。初白玉蟾流寓玉隆，後喜此山巖壑幽勝，因徙居之，故名。¹⁷²」即白玉蟾本居逍遙山，後徙至以其為名的白仙嶺。其去後，居民以其居為白仙祠¹⁷³。比對二者說法，及白玉蟾浮遊東西的經歷，則其曾長駐西山，並在此校訂正一科儀當是事實，只是可能並非連續十年長駐，而是斷斷續續的行程。

白玉蟾於嘉定十一年(1218)到達西山，與道士羅適菴胥晤良密。此後接連往訪西山，與玉隆宮結下不解之緣。他往來江湖閩浙之間，對於當時道士的弊病與習氣，有深切的體認。他將這些道士應革除之弊或存在的現象，寓寄於為玉隆宮所作的幾篇記中。從這些文字，可看出白玉蟾心目中有道之士的養成方法，以及應具備的內涵與形象。

他在為玉隆宮領宮道士胡士簡(止菴)所作的〈玉隆萬壽宮道院記〉¹⁷⁴中，將自古以來有道之士分為天真道士、神仙道士、山澤道士、教法道士、顯貴道士和技能道士六種。¹⁷⁵但他認為他們都是神仙，不僅

¹⁷² 《逍遙山萬壽宮志》，卷六，葉五，《中華續道藏》初輯，第4冊，頁92。

¹⁷³ 《逍遙山萬壽宮志》，卷七，葉十九，《中華續道藏》初輯，第4冊，頁103。

¹⁷⁴ 〈玉隆萬壽宮道院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283-289。但在《雲會堂記》又云：「既而與彭玉隆作道院記」，見同書，頁276。依二者文意，則雲會堂記之作當後於道院記，故以道院記為準。

¹⁷⁵ 依白玉蟾的分類，廣成子、務成子、鬱兮子、高元子、中黃真人、河上丈人，謂之天真道士；尹喜、列鬱寇、杜仲軌、魏伯陽、徐來勒、安期生、黃初平，謂之神仙道士；許由、巢父、四皓、王倪、齧缺子、綦善卷，謂之山澤道士；宋倫、彭謚、彭宗、王傑、封君

只是當世之幸。他以玉隆宮道士羅若虛所舉歷朝為道士設置道職及知名道士的例子，因而得知「道士者，非止於晨香暮燈，板粥鐘齋而已。」接下來他教導欲成為真正的道士，必須實際進行內煉：「要當虛緣葆真，於雲山水竹之表，煙扉月館之下，擒離宮之三龍，馭坎府之四虎。煉黃婆於土釜，產赤子於金房。十月始圓，九鼎火足。乘颺扇景，策空駕浮，與天為徒，與造物者遊。夫如是，而後可謂之道士矣。」若不能達到此境地，「其次，則戶吾教於後世，挹上靈於前古。拍康續張，蘊之肩背，蹈子晉方平之轍迹，亦庶幾乎其可也。」最後他勉勵學道之人，此地為旌陽故居，真風不泯，已達千年，必有靈響。

其後復為作雲會堂記¹⁷⁶。勉勵修道之人，在此宮宇現成之地，應當有所用心，以成所以為黃冠之義。他分析黃冠所習法術之義及當習之道：

風符兩印，龍兵虎騎，濟生度死，通真達靈，此所謂法；
 嘓蜂化鶴，誘蟻呼龜，飛劍斬星，投簡擾龍，此所謂術。
 該法術而言之，亦知斗杓為萬法之功曹耶？天罡為萬術之媒師耶？法術之妙，不過乎是。得之可以馘洪都之毒虬，繫博羅之黠虎。起白骨於芳草，束黃魂於蒼郊。天魁效奴，石妖請罪，嶽祇乞命，井女獻珍。汝黃冠師，生當末世，弗遇匠師，何如且究三洞四輔之書，七元六

達、王子年、陳室熾、李順典、杜光庭、羅公遠、葉法善，謂之教法道士；錢鏗、冷壽光、王浮、葛稚川、梅子真，謂之顯貴道士；王誦、欒巴、馬明生、左慈、郭璞、崇明儼、王喬、李亞，謂之技能道士。

¹⁷⁶ 〈玉隆萬壽宮雲會堂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76-283。

甲之法於此，而上可凭扶搖、泛汗漫，三龍四虎，朝屯暮蒙，五龜二蛇，晝姤夜復，六月而息，三冬以成。

以上所言，是玉蟾認為在舒適的堂宇殿閣之間，道士應習的正確態度。但是他也知道，有些道士並不以此為滿足，或不願專心於此，而欲以雲遊四方為求道的方法，他以豐富的雲遊經驗，深諳此輩將面臨何種心理狀態，預以誡之曰：

彼有煙瓢雨笠，重趂四方，雲衲風巾，裹糧千里，為何事哉！不如吾言，定應沽利名，釣榮遇者也，或貽怒於其師資，或取侮於親鄰，不得已而曰：「吾為方外之遊。」每到楓村水館，煙嶼風房，有米無鹽，衝寒冒熱，未免有去國懷鄉之思，則其尋師訪道之志淺矣。入此堂者，人不愧汝，汝不自媿乎！

玉蟾第三次至西山玉隆宮，值道士吳惟一(字允中，號浦雲)住持。吳惟一掌玉隆宮時，正值「十綱九頹」之際，乃力求有為，其克振墜緒之舉，得帝后垂聞而賜錢，道士亦敬慕其所為。吳氏興修舊有雲堂，並建閣其上，請玉蟾作記，乃撰〈龍沙¹⁷⁷仙會閣記〉，勉惟一之徒，應以許遜預言五陵之內當有八百地仙出世之語，能以龍沙之讖為思，「爭先快覩，勇悟漸修，內以煉三龍四虎之精華，外陶七九之造化，窮理盡性而至命，積精累氣以成真。」切勿以樓居自悞，玩愒歲月，徒為

¹⁷⁷ 龍沙位於隆興府(南昌)北方，堆阜逶迤，潔白高峻，而形似龍。舊俗，九日登高於此。孟浩然有詩：「龍沙豫章北，九日掛帆過。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見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九，頁 336。

修仙學道及主者之差¹⁷⁸。

白玉蟾接二連三，為西山的堂閣作記，所揭示者皆為勉勵學道者，應不負殿宇舒適之利，盡心而為專致煉養之道。表現出白玉蟾對西山道法的重視，及其與西山關係的密切。曾著〈旌陽許真君傳〉¹⁷⁹及〈許真君後傳〉、〈逍遙山群仙傳〉¹⁸⁰，這是明初編集《萬壽宮志》諸傳的主要來源之一，而白玉蟾所作之根本係以唐胡慧超所作《旌陽先生修行傳》、胡法超《十二真人傳》為本。同時也可能參考了《淨明忠孝全書》許遜傳的內容。白玉蟾的諸種作為，使他晉身成為淨明道祖師之一。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是，白玉蟾的各種仙傳及交往道士當中，並無一語提及南宋淨明道的重要開創人何守證(真公)一語，橫手裕先生認為，從《語錄》卷一記載留元長詢問提及「太上淨明院法」一語得知，當時白玉蟾周圍是存在淨明道法的，如果這是何真公所傳來的道法，則白玉蟾未必不認識。不過他所交往的道士，都是當時西山最有影響力及擔任主要職務的道士，迨無疑問。¹⁸¹清人熊益華，於《萬壽宮廢興顛末記》云：「羽士雲集，道風高倡，如吳浦雲、羅適庵、彭玉隆、胡止庵是其最著者。¹⁸²」但奇怪的是，在萬壽宮記中有關諸人的生平

¹⁷⁸ 〈龍沙仙會閣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68-271。

¹⁷⁹ 《道藏精華》及《道藏輯要》均收錄，前者見《白真人集》，卷七，頁 1015-1042。後者見卷六，頁 6339 上~6345 上。

¹⁸⁰ 二者俱見《(道藏輯要)白真人集》，卷六，頁 6345 上~下、6348 下~6353 上。

¹⁸¹ 橫手裕，前引文，頁 130-131。

¹⁸² 《逍遙山萬壽宮志》卷十五，葉三十五，《中華續道藏》初輯，第 4 冊，頁 207。

資料卻付之闕如，白玉蟾所作的記，反而為淨明道在嘉定年間的發展概況，提供一個重要訊息，此為其貢獻之一。

當時西山淨明道尚有圓通一派，徒眾約有二三百人，創派者為上清靈寶圓通法師周以寧。周以寧，名大鼎，字國寶，少游方外，曾作《筮籙歌》，此後從游者頗眾。得其法者雖二三百人，惟林紫樞深得其淨明之髓。¹⁸³玉蟾在西山停駐期間，紫樞因而訪之請為題疏。林紫樞即林時中，二人相識於為彭演所作之黃籙齋。當時玉蟾為上清黃籙使，總監齋壇各事，而命林時中為都講。¹⁸⁴不過白玉蟾對於周以寧所謂「圓」、「通」的主張並不以為然，認為周以寧過度泥於文字，出於形象，於原有的淨明道法外再創一法，簡直是謬誤眾生，其意見表現在彭耜與留元長對此派教義的詢答當中，此處因無關本文宏旨，不再贅言。¹⁸⁵

白玉蟾在西山還與鐵柱宮葉法師游。¹⁸⁶並往訪棲真觀¹⁸⁷。據《江西通志》載，當時南昌有位包真人，遇異人授以至道，且屬曰「麻峰洞天，汝得道昇之地也」。至進賢麻姑觀，遂居之，自稱包道者。與白

¹⁸³ 《題周圓通筮籙歌》，《白真人集》卷七，《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959-960。

¹⁸⁴ 《鶴林法語》，《白真人集》卷九，《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300。

¹⁸⁵ 《海瓊白真君語錄》，《白真人集》卷九，《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284-1297。《題周圓通筮籙歌》，《白真人集》卷七，《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960-961。

¹⁸⁶ 《留別鐵柱宮葉法師》，《白真人集》卷五，《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672-673。

¹⁸⁷ 《棲真觀》：「鞭雷斬孽震南昌，拔宅昇天謁玉皇；西嶺雙楓南瀑布，自言曾識許旌陽。」，《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60。

玉蟾會龍井上，論金丹火符。包贈詩曰：「待吾了卻凡間事，然後相從面紫羅。」一夕，騰雲而去。後遇旱，迎其像以龍井水澆之，即雨。¹⁸⁸則此包真人亦善符籙金丹之高道。

白玉蟾對雷法的造詣高深，在西山時，武夷人張元瑞刊施《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仙都雷霆玉經》，請玉蟾為其訂正訛誤。¹⁸⁹又為《上清靈樞山雷火雲秘法》作跋。¹⁹⁰顯示行踪所到之處，敬慕者追隨，而玉蟾亦概予接之的情景。

(三)參訪廬山太平興國宮

太平興國宮奉祀九天採訪者，起因於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二月十五日，玄宗夢九天採訪使者降，云其受混元正真玉帝太上老君敕命，採訪九天九地三界十方萬國九州八極內外，觀察巡遊，校定天人祿壽，生靈罪福，建立採訪總司於廬山。與舒州潛山的九天司命真君¹⁹¹，以

¹⁸⁸ 清，趙之謙編，《江西通志》卷 178，仙釋，南昌府，葉十二右，收錄於《中國省志彙編》(台北：華文出版社，1967)頁 3819。

¹⁸⁹ 《題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仙都雷霆玉經》，《白真人集》卷七，《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958。

¹⁹⁰ 《跋上清靈樞山雷火雲秘法》，《白真人集》卷七，《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961-962。

¹⁹¹ 九天司命真君後被形塑為宋朝聖祖趙玄朗。對於聖祖的多重神格與性質，部份學者側重在聖祖即黃帝這一觀念上。如日本學者砂山稔，認為宋朝道教係黃老並重，特別指出與道教相關的國家祭典中，上元日於玉清昭應宮祀玉皇大帝，下元日則於景靈宮祀聖祖(黃帝)。(砂山稔，〈玉皇大帝と宋代道教—蘇軾を中心にして〉，《講座道教第一卷，道教の神と經典》，東京，雄山閣出版，2000年，頁 56-60。)筆者認為聖祖曾經是黃帝的這一神話，不過是王欽若等人將趙氏始祖地位提昇的手段，其真正目的在造作專屬於宋朝的神譜系統。證諸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癸亥，宗正卿趙安仁言：「唐朝

及四川青城山的九天丈人並立齋祠。天寶改爲九天使者廟，而南唐昇元改爲通元府，太平興國二年改爲太平興國觀，宣和六年改爲宮。至高宗紹興，又於大殿後建中福殿，以奉皇帝神御與本命。¹⁹²從其所奉神靈，即可知此宮在宋代的重要性。

嘉定十一年(1218)清明，白玉蟾至廬山太平興國宮參拜九天採訪史者。當時宮牧爲陳至和，遣道士陳守默與陳如一邀玉蟾作宮記。¹⁹³玉蟾並爲太平興國宮地主祠寫記，彰顯唐代捐地爲祠的陳姓地主義行。¹⁹⁴此外還撰寫一篇《授墨堂記》，敘述紹聖(1094-1098)年間，太平興國宮道士胡用琮遇呂洞賓的傳奇故事，以補仙傳之不足。¹⁹⁵

清明後三日，白玉蟾與諸從遊弟子，藉周元禮宅在廬山宴飲。是夜出席者有刀圭子陳守默、憩霞子杜道樞、真靜子洪知常、紫芝子詹繼瑞、玉華子王景溢等二百人。席中陳守默歌黃寧羽融之章，詹繼瑞作崆峒虛步之聲，杜道樞拍手而舞，洪知常隱几而酣，王景溢醉而歸。白作「清夜吟」以誌其感，有思鄉情懷。¹⁹⁶

玉牒首載混元皇帝，今請以御製《聖祖降臨記》冠列聖玉牒，及別修皇朝新譜，……仍別製美名。……從之。名新譜曰《仙源積慶圖》。(《長編》，卷 86，頁 1980。)而專爲尊奉聖祖而建的景靈宮，其後被當成歷朝帝王神御的崇祀之地，則聖祖本身具有始祖神的性質大過於曾經化身黃帝的說法。因此，與其說趙宋重視道教的黃帝信仰，毋寧說是提高趙氏身價，從黃帝的高度來管理和控制道教而已。

¹⁹²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事實》，《道藏》第 32 冊，頁 662-664。

¹⁹³ 〈太平興國宮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26-239。

¹⁹⁴ 《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22-226。

¹⁹⁵ 《授墨堂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354-358。

¹⁹⁶ 《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04-207。

洪知常字明道，自號坎離子，於是年(1218)遇白玉蟾，得其指點丹訣。刀圭子陳守默與紫芝子詹繼瑞，述其經過云：「太平興國宮，有道士洪知常……於內外二丹留意久矣，千師萬友，參究已遍；千經萬論，搜括無踪。一旦，與之(白玉蟾)因緣契合，半句之下，金篦刮膜，片餉之間，玄珠成象。洪公將隱形遁跡，杜門絕交，坐進火候，以圓聖胎。恐此道無傳，故以所得吾師《金丹捷徑》一篇，《鈎鎖連環經》一卷，及《廬山快活歌》一章，刊行於世，總而名之曰《傳道集》。¹⁹⁷」金丹之道，向來均以「傳藥不傳火」為基本原則，洪知常本留意於此者，得白玉蟾之傳，乃得火候之訣，將圓聖胎。

《廬山快活歌》為白玉蟾贈太平興國宮道士陳知白者，白玉蟾自云：「大道三十有二傳，傳到天台張悟真，四傳復至白玉蟾，眼空四海嗟無人。偶過太平興國宮，白髮道士其姓陳，半生立志學鉛汞，萬水千山徒苦辛。一朝邂逅廬山下，擺手笑出人間塵。翠閣對床風雨夜，授以丹法使還元。¹⁹⁸」由詞意可知，陳知白欲學金丹之道，過去亦曾遊歷諸地，尋訪真道，但已滿頭白髮，仍不得道要，徒自辛苦而無成。直到遇見白玉蟾，授以丹法，才得還元之道。因此，白玉蟾為其道出其心中的快活感云：「快活快活真快活，被我一時都掉脫」，一是為陳而高興，另一方面，可能也為得一弟子而高興。

從以上各項資料顯示，白玉蟾在廬山太平興國宮，因指導諸道士丹訣火候，似乎收了不少弟子，如陳守默、詹繼瑞，1215年於武夷山遇白玉蟾，1218年復見於太平興國宮，其後均為其弟子。而洪知常、陳知白，本亦為太平興國宮道士，得其指導，都將隱形遁跡，成其聖

¹⁹⁷ 《海瓊傳道集序》，《道藏》(三家本)第33冊，頁147-148。

¹⁹⁸ 《海瓊傳道集》，《道藏》(三家本)第33冊，頁153。

胎。於此一端，可見白玉蟾至各名山宮觀，是其拓展道派的方法與途徑之一。

白玉蟾在廬山地區又結識道士曾安時，據其在《雲山玉虛法院記》所載，曾安時銜名為「上清大洞寶籙奉行元天真武秘法統領玉虛三陣將兵同管北極驅邪院事」，籍隸太平興國宮，居雲山菴，出知南康軍(江西星子縣，廬山)天慶觀，以緡錢數萬，建飛天法輪並興締殿宇。後過閣阜山，遇異人授以元武玉笈及考召鬼神之書，返廬山後以符水濟人。如是者三十年。於其庵之東建玉虛法院，以奉元武像。玉蟾為其作記時，年六十八，而「鬢綠顏酡，眉蒼氣豐」，蓋一得道高人¹⁹⁹。玉蟾云其與曾安時「嘗簽書右勝府事，是為元帝故吏」，則曾所行雷法與玉蟾同，為廬山有名高道。

另有道士李處仁，據《南康軍成蹊庵記》云：廬陵李處仁，少業儒，然志在雲水，甫弱冠，即植錫於廬山之陽，學金丹於柴湛然。柴得之王元谷。王、柴俱仙去，李乃闡揚金丹之道於星渚。時學錄朱暉捐地建成蹊庵，李為人孤介，少交游，獨與朱甚相厚。在星渚闡道三十年，嘗得呂洞賓顯像之異。所建皆合丹旨。李自號牧庵，混俗和光，深得金丹大義。²⁰⁰從白玉蟾這篇庵記，可知在南康軍南山、星渚一帶所傳丹道，以王元谷、柴湛然、李牧庵一系為主，而李乃真得金丹之道者。由於成蹊庵內堂、壁、房、舍，率皆合於丹道，而人爭自遺金，故不日成就，玉蟾認為這是「發明金丹之機，顯露金丹之用」的代表。

¹⁹⁹ 《雲山玉虛法院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96-300。

²⁰⁰ 《南康軍成蹊庵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53-258

玉蟾在廬山尚結識道士劉道璿。劉為廬山有名高道養正先生黃知微弟子，白玉蟾後為黃知微作贊云：「先生不狂是詩狂，先生不顛是酒顛。顛顛狂狂人不識，歸去青城今幾年？曾將詩酒瞞人眼。不是酒仙與詩仙，只是箇黃顛。²⁰¹」劉因建茅祠黃知微及其師崔君，乃請玉蟾為其寫碑記。²⁰²玉蟾此記，後為趙道一節略而成《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50 黃知微傳。

廬山還有一位雲谷君，名孔全道，白玉蟾以「謁」字述其造訪之心情，則此雲谷君年紀可能較玉蟾為長。雲谷君居廬山仙巖之上，玉蟾「蓬髮垂頤，黧面赤足，繒草文軀，露脛半程，橫錫袒肩」訪之於薄暮之時。翌曉與之同駕小艇於鯉魚巖下，觀山景作詩，雲谷君為其話刀圭之妙，玉蟾聞之又歌曰：「偃月爐中烏兔，朱砂鼎內龍虎；黑汞入紅鉛，紅爐一粒圓。²⁰³」後又贈詩云：「凝神爽煉金丹，七返從來有七還。昨夜一聲雷霹靂，不知人已在泥丸。²⁰⁴」則此雲谷君亦為修煉得道高人。

另又於題泰定庵詩云：「太極函三性，千燈共一光。……吾師知箇事，念念守中黃。²⁰⁵」，則泰定庵庵主亦是深得真道三昧之士。

白在廬山不但與高道往來，亦曾往訪福海院，並為之作記²⁰⁶。廬

²⁰¹ 《黃風子贊》，《白真人集》卷七，《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986。

²⁰² 《有宋廬山養正先生黃君仙遊碑》，《白真人集》，《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965-973。

²⁰³ 《遊僊巖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319-321。

²⁰⁴ 《贈雲谷孔全道》，《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88。

²⁰⁵ 《泰定庵》，《白真人集》卷五，《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655。

²⁰⁶ 詳見《福海院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山福海院為當地有名的佛寺，起自梁朝有謙禪師，原名福溪，至唐改名為福海。紹興初，無相長老谷堂彥詳禪師，度僧六七人，甲乙相傳，卒後，弟子雲庵光譽造佛塔、塑佛像，設香燈、供具，卒後由弟子惠月嗣其道，欲一新法堂、僧社，未遂而卒。惠月長子志勤，嘉泰(1201-1204)初遊歷江浙，並遍參耆宿，深有所得。惠月卒後繼其志，殿宇一新，諸事畢備。又設律行規，為山陰之甲。該院田不過二頃，院之徒，食指不下三百，皆仰給於此。玉蟾盛讚其乃有「大功德海、大福量海」之人也。因志勤曾遊歷四方，眼濶志大，對現有狀況並不滿足，玉蟾遊歷天下，對志勤等輩之志，必當深知，該院得志勤為主者，其興亦時日間事耳。故對於該院的興衰起廢，白玉蟾以象數之體用做比喻云：「象者數之體，數者象之用。經營建立存乎象，興廢盛衰存乎數。惟佛也，超乎象數之表，其所立之教，無乃囿於象數之內。」認為天地運行有一定規律，亦有一定的運數，福海院之盛，以象數證之，實不虛也。

在廬山地區，白玉蟾亦與當地官員相往來。時江東提刑譙令憲駐鄱陽，自述其與玉蟾交往的情形云：「逸人白君玉蟾……余持節憲江東之日，嘗相契於廬山之陽。及其祠廩也，時過我於苔溪之上。比將漕指，復為此來，又遂從容乎幔亭山水之間。²⁰⁷」譙令憲此序作於嘉定十五年(1222)，而據湯于作於嘉定十一年(1218)的《瓊山番陽事跡》，云其追索玉蟾踪跡不得，「亦稟譙提刑，或可遣人往廬山物色之」數語，參照玉蟾行跡，則譙、白二人當識於此年。

300-305。

²⁰⁷ 《松風集序》，《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48。

觀察白玉蟾與廬山地區的道士、高人、政府官員交往的情形來看，白玉蟾在廬山當長駐過一段時間，並曾結茅於此。白玉蟾曾作《煉丹不成》詩一首，云：「八兩日月精，半斤雲霧屑；輕似一鴻毛，重如千秤鐵。白如天上雪，紅似猩猩血；收入玉葫蘆，秘之不敢泄。夜半忽風雷，煙氣滿寥泝。這般情與味，啞子咬破舌。捧腹付一笑，無使心惱熱。要整釣魚竿，再斫秋筠節。」²⁰⁸此詩白玉蟾很清楚地描述其煉丹失敗的情景，尤其當失敗那一刻煙硝的味道與心情，猶如「啞子咬破舌」那樣的痛苦而有口難言。此若非親身經驗者，恐難以述說。

白玉蟾曾授彭耜《金華沖碧丹經秘旨》(見第六章第一節之三)一卷，此經為外丹經典，而廬山亦留有白玉蟾丹井²⁰⁹，則白玉蟾停留廬阜期間，尋訪高道，修煉外丹當係事實。除前述詩文外，在廬山所遺尚有《景德觀枕流》、《戴月遊西林》、《琵琶亭》、《白鶴觀》、《三疊泉》、《泛舟黃橋歸廬山》、《羅漢寺》、《谷簾泉》等詩。均收錄於《廬山志》²¹⁰。而白玉蟾在廬山地區的吟詠與詩文，後來由欽慕其人者匯粹成編，名《廬山集》，由當時南康軍軍學教授姚鹿卿作序。

(四)與閩阜山靈寶道士的交游

靈寶派是以齋醮科儀為主的道派，但自從宋代三山鼎峙之後，各派道法也呈現混融的現象²¹¹。靈寶齋法何以成為唐宋時期產生的新道

²⁰⁸ 《煉丹不成》，《白真人集》卷三，《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501。

²⁰⁹ 《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第 139 卷廬山部，第 194 冊之 24 葉上，鼎文 19 冊頁 1288。

²¹⁰ 吳宗慈，《廬山志》，收入沈雲龍編《中國名山勝蹟志》第三輯，第 22 冊，台北文海出版社，頁 1617-1621。

²¹¹ 據《茅山志》，卷十六，〈采真游〉載，黃澄為毗陵人，原為丹陽之仙臺觀道士，崇寧初敕改玉晨觀為崇寧萬宮，黃乃充住持。徽宗召

教所普遍接收，張澤洪認為根本原因是，靈寶齋法經過南朝陸修靜改革後，已成為適應國家祭祀需要的齋法。而南宋則進入靈寶齋法編撰的極盛時期²¹²。從出土的法籙器具，亦印證《上清靈寶大法》、《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等道經在實際中的應用²¹³。然而因史籍的缺失，或靈寶高道入朝者少，有關宋代靈寶派的情況並不甚清楚。僅知閣阜山作為靈寶派的本山，崇真宮則是該派的龍頭宮觀。因此，崇真宮之管轄道士即可視為該派法籙之傳人，擁有傳經授籙的權力。

有關崇真宮源流，周必大「記閣阜登覽」²¹⁴和「臨江軍閣阜山崇真宮記」²¹⁵可資參照。根據出土的考古文物，已知北宋 11 世紀末，有位名「知在」的靈寶大師，可能是其嗣教宗師。而南宋靈寶派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代三位傳籙嗣教宗師的順序，經過重建後可能係李漢卿、王自正和朱季愈²¹⁶。

見，住持金山神霄萬壽宮，累授太素大夫沖素靜一先生，領玉堂高士左右街道錄兼管教門公事，可謂當時道教界領袖，他鑒於當時「三山經籙，龍虎正一、閣阜靈寶、茅山大洞，各嗣其本宗，…請混一之，今龍虎、閣阜之傳上清畢法，蓋始於此。」，見《道藏》，冊 5，頁 621 中。

²¹² 張澤洪，〈論道教的靈寶齋法〉，《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5 期(總 110 期)，頁 36-41。

²¹³ 李遠國，〈略考巴蜀地區的道教法印〉，《文史雜誌》，2003 年第 6 期，頁 77-78。

²¹⁴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 183，葉十一右~葉十三左。四庫珍本二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²¹⁵ 周必大，《文忠集》，卷 80，葉五左~葉八左。四庫珍本二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²¹⁶ 張澤洪，〈閣阜山靈寶派初探〉，《中國道教》，2004 年第 2 期，頁 8-13。

白玉蟾於嘉定十三年(1220)夏，拜訪閩阜山，當時總宮事者爲大洞沖妙專寂朱先生。據白氏文集中有關閩阜山朱姓道士的記載，此人當即朱季愈(或作朱季湘)。其於〈心遠堂記〉描述朱之生平云：

閩阜冠朱君季愈，即清江之邑人，父兄皆簪纓人，獨君
遠然而左氏之祖，志趣飄逸不可測識。兩轄宮事，數攜
琴劍詣京華，所至權貴皆倒屣之。上方紫其裾，賜其沖
妙之號。今太極葛仙翁四十代劍印符籙之壇屬以之。凡
於金汞龍虎之書、六壬八門三甲五雷之文，尤所精煉。
能詩書札槩。且碧瞳紅頤，端是風流表物也。²¹⁷

兩人一見，即神交道契，「相與宿留凌雲峰之下，晨登臥雲菴，夜步鳴水台，觴詠甚樂。²¹⁸」

時崇真宮昊天殿完成於六年前之嘉定五年(1212)，居清江縣之楊舜臣捐鏹五千緡重修者，訖工於嘉定八年(1215)，尙無記誌其事，所以朱沖妙乃向白氏邀記以誌其盛。²¹⁹朱沖妙管轄宮事時期，尙繼承前人遺志，留心典籍的收藏²²⁰。〈閩阜山房覓書籍疏〉中，玉蟾提及「韓昌黎藏書於泰山之陽」，反觀朱季愈藏書於閩阜，此迨爲其字「師韓」的由來。

²¹⁷ 〈心遠堂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341-346。

²¹⁸ 〈送朱都監入閩序〉，《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191。

²¹⁹ 〈閩阜山崇真宮昊天殿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314-319。

²²⁰ 〈閩阜山房覓書籍疏〉，《白真人集》卷七，《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952-954。

朱冲妙對崇真宮有葺補之功，白推崇為閩阜山九十年來之賢人。²²¹不過學者引用周必大的碑記，質疑白此說的誇大性。²²²雖然如此，朱又重興善淵觀，遣弟子黃花鑑主之，何巨源副之，對完善閩阜山的宮觀建設，具有不可抹滅的貢獻。

白、朱二人交相莫逆，當朱欲往泉南為建宮一事募款。玉蟾以朋友的身份，為其簡介泉南地理概況，推介諸葛琰(桂隱)和留元長(紫元)二人，並言前者清貧，後者性怯，與白為莫逆交，當有所接引。並叮嚀朱到泉南須見李耀菴(李謙)諸人，轉告諸人白氏尚在人世的消息。此舉表示道士的交游對象，經由彼此的推介，縱橫交織，成為一片綿密的人際網路；而南宋退休官員的好道生涯，也在道士間的相互引荐中被刻劃出來。

還有閩阜黃冠師楊大榮(仁叔)，以「靜勝」為堂名，白玉蟾引張伯端書贈白龍洞道人「靜以勝動，真以勝偽。鉛者汞之母，汞者金之父，此足以知道之要矣。²²³」做為其堂記的起首，繼論靜勝之理云：

一靜可以制萬動……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此也。
及其靜慮之時，心天雲朗，性海波澄，丹田花開，華池水生，夢遊瑤台，神謁玉京，物我俱忘，寵辱不驚……
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者，此也。動靜之機，其所繫如此也。所謂天地陰陽之機亦然也。

²²¹ 〈送朱都監入閩序〉，《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192-194。

²²² 見橫手裕，前引文，頁 124-125。

²²³ 此數語並不見《道家金石略》所收《張平叔真人歌》，迨是另書。

心不靜而神不寧也，燕遊於庭，日親於人，人亦巢之；雀躍於庭，日畏於人，人亦網之。非人之有好惡，非其類之可去留，蓋疑人者人疑之，撓人者人撓之，此其靜勝之謂歟……閩山楊仁叔，黃冠師也，知所謂靜勝之理，葺堂而扁之。予過而問焉，仁叔頰而不答，予雖欲辯而不可得，是亦以靜勝之也。」²²⁴

白玉蟾撰此堂記，因「靜勝」一詞，自丹法談到心神關係，此本為南宗性命雙修的特點，亦可知白玉蟾平日即與楊仁叔在道法上有所辯詰。

又有劉貴伯，亦閩山黃冠師，以牧為齋名，請白為之作記。玉蟾寫道：「予聞之，黃帝呼牧馬童子為天師；釋迦指牧牛小兒為菩薩。乾馬坤牛，何以之？聖人故曰：謙以自牧。牧之為義，如牧羊則先去敗群，故無觸藩之虞；天子置群牧以牧民，均此義也。貴伯詩甚騷而以懶辭；酒甚雄而以醉辭；碁甚捷而辭曰不智；琴甚清而辭曰不古；能煉內丹、能役五雷，皆以不知為辭，其謙謙者如此，是自牧也，不勞鞭繩蓋已馴熟矣。僧人所謂人失俱失，道家所謂翁馬兩忘，誰為牧之，蓋自牧也。貴伯得之也。」²²⁵玉蟾此記，從道釋二教對看似平凡，實為得道者的稱譽，盛讚劉貴伯的為人，其人擅內丹、雷法、琴、碁、詩、酒，但一皆以不能為辭，蓋已進入禪定坐忘的境界。此記雖為齋而作，蓋亦喻人修煉之旨。

另一名閩山黃冠師熊仲立，本為儒者，去而為道。以蒙為庵名，玉蟾從卦象意義與老子之義為之記：云：「夫艮上坎下，山下出泉，示

²²⁴ 見〈靜勝堂記〉，《白真人集》，卷二，頁305-310。

²²⁵ 見〈牧齋記〉，《白真人集》，卷二，頁310-311。

其有所養也。艮，止也，老聃所謂知止。坎，習也，聃所謂致虛，惟其知止致虛，融而為蒙，則聃所謂專炁致柔之義。」認為熊仲立深得老聃意旨²²⁶。

白玉蟾有詩《又送趙師之江州》云：「更送客長亭分袂，閣阜山前梧桐雨起，風檣露舶無窮意，君此去趁秋霽。」可知此位趙師，可能係閣阜山的黃冠師。而玉蟾於嘉定十三年六、七月均待在閣阜山，此詩首云「倏又西風起，這一年光景，早過三分之二」，則此詩大概作於是年八、九月間。又一詩云：「從此飛神騰碧落，向清都來往應無間。丹漸熟，骨將換。」第三詩云：「一劍行空神鬼懼，金粟兒日向丹田種。把得穩，任放縱。²²⁷」則趙師修煉內丹，亦到了最後的煉神還虛階段，即將成仙，超脫自如。

觀白玉蟾與閣阜山道士的交往，可知當時靈寶道士亦普遍從事內丹煉養，談道內容綜合三教。

末論與白玉蟾有深厚淵源的羅浮山。白玉蟾師事陳泥丸之時，即往來羅浮，迨泥丸解化於漳州，玉蟾亦獨自往來羅浮與霍童等名山之間。羅浮山最有名的宮觀乃朱明洞南的沖虛觀。此觀址原為晉葛洪至此煉丹時，所置四庵之一的都虛庵，又名玄虛，後又改沖虛。葛洪歿後，唐天寶(742-756)初置守祠十家，仍度道士二人；南漢(917-971)鑄銅玉皇像及二侍從像；宋元祐二年(1087)賜額。²²⁸葛洪一系後衍為靈

²²⁶ 〈蒙庵序〉，《白真人集》，卷二，頁 191。

²²⁷ 此三詩均為《又送趙師之江州》而作，《白真人集》，《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10-1112。

²²⁸ 清，宋廣業輯，《羅浮山志會編》卷三，葉四~五，《中華續道藏》初輯(台北：新文豐，1999)第 5 冊，頁 127。

寶派，故羅浮山沖虛觀為靈寶法壇。

寶慶三年(1227)，玉蟾至羅浮山，對當年葛洪求為勾漏令，於此煉丹的事蹟，嘗對景題詩²²⁹。又作《羅浮山上過鐵橋》²³⁰。其餘詩作尚有《次水簾洞韻》、《羅浮》、《飛雲頂》、《羅浮歌朝斗回作》等，以及敬枕飛神至玉帝邊所作的《青華吟》，均收錄於明代陳槿所編《羅浮志》卷十。²³¹

玉蟾停駐沖虛觀，知沖虛觀道士鄒師正(玉蟾作鄒思正)請其作記，乃成《羅浮山慶雲記》。²³²有關鄒師正生平，據《羅浮山志》載：鄒師正，能詩文，嘗主沖虛觀，郡文學掾王胄遊羅浮，作志，師正募緣刻之。白玉蟾嘗贈以詩曰：「吾師有道貌，山水箇中人，無著故無累，是清還是真。煙霞供嘯詠，泉石淪精神，何日分峰隱，誅茅願卜鄰。」師正頗能文，撰《羅浮指掌圖記》傳於世。²³³此圖記後來酥醪洞主(即陳銘珪)作《浮山志》時多所引用。²³⁴白玉蟾是否曾與鄒師正討論丹道，不得而知。但白作《飛雲頂》一詩，後刻在沖虛蓬萊閣，詩云：「飛雲頂上閣闌干，夜半南溟出玉盤；捲起水簾三百尺，松風吹度鐵橋寒。」陳槿認為此詩乃丹訣，玉蟾傳與鄒師正，可惜師正不能悟。

²²⁹ 《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062-1063。

²³⁰ 《羅浮山上過鐵橋》，《白真人集》卷六，《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818。

²³¹ 諸詩作收錄於明，陳槿，《羅浮志》卷十，葉四~五，《中華續道藏》初輯(台北：新文豐，1999)第 5 冊，頁 48-49。

²³² 《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43-245。

²³³ 《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方士部》卷 285，頁 2865 中。

²³⁴ 酥醪洞主(陳銘珪)，《浮山志》，收於《中華續道藏》，初輯第 5 冊。

又《羅浮志》云留元長曾著《金丹世系記》授予鄒師正。²³⁵留元長時任官廣東，行前因夢至羅浮，到羅浮山乃搜奇訪古，記鄭安期以後仙人世系為朱靈芝—陰長生—蘇元明—葛孝先—鄭思遠—葛洪—鮑靚、鮑仙姑、黃野人。書之以贈鄒師正。²³⁶陳銘珪認為留元長此說無所本，又云留元長與白玉蟾同事陳楠，羅浮山本為南宗道宇，疑因陳楠與白玉蟾俱曾隱居羅浮，故附會如上。²³⁷按留元長自云於 1217 年遇白玉蟾，當時應任邵武知縣一職。²³⁸1218 年受白玉蟾傳度，任官廣東係在此之後。或許其用心可能如陳銘珪所說，係藉以為南宗在羅浮山傳道的張本。不過南宗在此確實擁有傳人，張月窓與談金華二人，即白玉蟾在羅浮山所收弟子。

伍、結論

自陳楠兼習道法之後，以雷法符呪為人治病解厄，成為南宗的傳統。白玉蟾亦行佩雷印，法藉符呪，以度人濟世為己任。因此白玉蟾以後諸弟子多行神霄雷法。但其深厚的內丹功夫，無疑是其聲聞天下的因素；而其系接張紫陽一脈，更是其廣受徒眾推戴的主要原因。故橫手裕先生稱其揭糞系接鍾、呂、劉、張，是其為了吸引弟子入道門

²³⁵ 陳槿，《羅浮志》卷六，葉四，《中華續道藏》初輯第 5 冊，頁 25。

²³⁶ 陳槿，《羅浮志》卷八，葉七~八，《中華續道藏》初輯第 5 冊，頁 33。

²³⁷ 陳銘珪，《浮山志》卷二，葉廿六~廿七，《中華續道藏》初輯第 5 冊，頁 450-451。

²³⁸ 白玉蟾有詩《西湖作呈章判鎮留知縣》，見《白真人集》卷八，《道藏精華》十集之二，頁 1112-1113。

的手段。²³⁹

白玉蟾對南宗最重要的貢獻，即是建立教團組織，樹立教派戒規，成爲獲得政府承認的正式道派。內丹因重視單傳獨修，即使廣傳，若無一定的庵舍組織、沒有入世且普遍的傳教行爲，在社會上亦難以擴大其影響力。白玉蟾與其弟子彭耜、再傳弟子林伯謙於福州地區均設有靖室，也有確實資料顯示白玉蟾曾公開傳度弟子，這些弟子當中，除專業道士之外，頗不乏官吏(如留元長、潘公筠)、文人。至於文集中出現的六十餘所庵堂齋靖，雖無材料直接證明爲白玉蟾傳度弟子之所，但絕對與白玉蟾有關，可視爲南宗交游傳道的對象之一。

白玉蟾因行神霄雷法，故學者認爲其所建立者，是一支傳衍神霄雷法的符籙道派。²⁴⁰但從其所立《道法九要》，係附錄於《清微道法樞紐》之後；且注解《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集注》看來，其對清微派亦有相當的影響。從 1215 年到 1225 年，大約十年間，白玉蟾孜孜矻矻地奔走山川，往來江湖，其目的，一是爲訪求高道，進行丹道與雷法的交流；一是爲傳道，將南宗影響力從閩、廣擴散到浙、贛，就南宗的發展史而言，至關重要。而其往來各名山宮觀，爲西山玉隆宮作記，編寫許真君事實，後被列爲淨明道派的祖師；爲龍虎山三十二位天師作贊，改寫木郎呪，被疑爲虛靖後身；於廬山太平興國宮作記，並使該宮道士陳守默、陳知白追隨其習法；於九宮山主國醮，理宗賜其「養素」之名；在羅浮山則有張月窓與談金華爲其弟子等，在在均顯示，白玉蟾的影響力是深入各階層、縱橫各道派。

²³⁹ 橫手裕，〈白玉蟾と南宋江南道教〉，《東方學報》，京都第 68 冊，頁 105。

²⁴⁰ 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三卷，頁 121。

從白玉蟾的交游網絡，可看出盛行於南宋各地的道法與慕道人士的面貌。正因其交游滿天下，對象涵括各階層，使其對在朝道士、在野道人的高下，有一評判的標準。在他為麻山北洞道院所作的記中，即直指當時應朝廷科選的道士，雖號「高士」、「先生」，實為不學無術之徒；而真正有道者，則「隱乎朝市，不居琳宮」。他寫道：

國朝以十科取其尤，拔其萃，是何今日之諸子但碌碌如許。出而應高士選者，皆妄庸。因而拜先生號者，皆癡鄙。雖曰清修，又曷嘗有一琴一鶴之士而能策效也。視茂松清泉無媿乎！所以巖棲谷隱，茹芝飲瀑者，羞與為伍。良由實學茫茫，是俱少小游惰，平昔泛常之子，彼烏知如何之謂道妙，如何之謂科教，如何之謂法術。必也如徐來勒、魏伯陽、陰長生、張平叔，而後知烹龍煉虎之道妙；如陸修靜、寇謙之、張清都、杜廣成，而後知濟生度死之科教；如房山長、費長房、鄭思遠、葉法善，而後知芟邪讖毒之法術。若不然者，高臥白雲，其如何！……余先所以病乎黃冠之習者，亦救時拯俗之言，初不曰凡今之冠褐者，等此可病耳。亦有能吟、能畫、能琴、能酒者、能丹竈、能內煉、能知兵、能符水、能醫卜者，是皆余四方之所交，彼不傲乎林邱，則隱乎朝市，特未至竹宮桂館，以備崆峒之問也。²⁴¹

這是白玉蟾個人的感觸與體驗，也是他廣闊交遊之後的觀察心

²⁴¹ 〈隆興府麻山北洞道院記〉，《白真人集》卷二，《道藏精華》十集之一，頁 272-275。

得。白玉蟾以道法、詩文和書畫名聞一時。雖然陳振孫以儒門的立場認為白玉蟾為人不足以及其門庭，但到元代，卻有人因宗慕其為人而改名。據《上陽子金丹大要》云：宗陽子明素蟾，原名琮，居九宮山，慕白玉蟾之為人，故改名。明，猶白也；素，猶玉也。²⁴²明素蟾即陳致虛的弟子，其影響可謂深矣。

綜觀丹道南宗歷代祖師的修道經歷，張伯端由儒入道，開始即非專業道士。石泰亦由儒入道。薛道光則由釋入道。至陳楠才漸有成爲專業道士的認知。然南宗祖師諸人多自命清高，雖與士大夫保持良好關係，但並不以與政府建立關係爲念，故多隱於市廛。寧宗於白玉蟾主持九宮山國醮後，有旨召見，但玉蟾逸去，仍舊做其雲遊傳道的工作。雖然有如廬山下二百人在座夜飲的盛況，但因其不赴寧宗召見，相對的，他苦心經營與建立的道派也就未得到國家力量的支持。這種自命清高的態度，與北宗和政權緊密結合的方式，使南宗與北宗傳道方式呈現完全不同的形貌。

雖然南宗與政府關係疏淺、支持力量闕如，但白玉蟾喜愛雲遊四海與個人在道琴書畫方面的天賦，使其交往對象與傳度弟子，除專業道士與道人之外，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官員與文人，而他在這些圈子中也享有相當的聲譽。但另一方面，因其經常遊走山徑，或尋訪城市中隱居的修道人，或是旅途中於船上偶遇而相契的道友，這類道友多半善琴、善畫，甚至萍水相逢的撞鐘人或相士，顯示知「道」者無所不在，江湖山林，隨處皆有。其後臣僚言白玉蟾以「左道惑眾，群常數百人」，可知其所「惑」之眾當中，應該有一部份是普羅大眾。雖然在

²⁴² 《上陽子金丹大要》卷 12，《道藏》第 24 冊，頁 45。

其文集中所收錄對象在這方面的證據不多²⁴³，但是南宗「隱於市廛」家法的傳承，是順應歷史潮流發展的方向，也是丹法在宋元之後日漸普及的因素之一。

附表二：《道藏精華》收錄《白真人集》所示之白玉蟾交游表
道士(含弟子)

人 名	人物分類、特色	交往地點	資料出處
朱季愈(冲妙)	閣皂山崇真宮住持	閣皂山	送朱都監入閩序，白集 191-2 閣皂山房覓書籍疏，白集 952-954
熊仲立	閣皂山黃冠師(道士)	閣皂山	蒙庵序，白集 191
熊仲立	道士	閣皂山	蒙庵，白集 191
朱季愈(朱季湘)	道士	閣皂山	送朱都監入閩序，白集 191-194 閣皂山崇真宮昊天殿

²⁴³ 文集資料顯示，下階層民衆的比例仍佔少數，但白玉蟾交游與傳道對象的「道人」這部份，因林野道人出身難辨，也有可能是庶人。

			記，白集 314-319
楊仁叔(大榮)	閣皂山道士	閣皂山	靜勝堂記，白集 305-310
劉貴伯	閣皂山道士	閣皂山	牧齋記，白集 310-313 菩薩蠻送劉伯，白集 1076-1077
趙師	道士	閣皂山	又送趙師之江州，白集 1110-1011
黃花鑑 何巨源	閣皂山道士，朱季愈之弟子	善淵觀	心遠堂記，白集 341-347
何道人	道士	龍虎山	贈何道人，白集 500
王琳甫	龍虎山知宮	龍虎山	知宮王琳甫贊，白集 1001-1004
陳綠雲	道士(領郡知宮)	龍虎山?	陳綠雲先生像贊，白集 1004-1005
吳浦雲(惟一)	道士，玉隆宮住持	西山，玉隆宮	龍沙仙會閣記，白集 268-271
林紫樞(時中)	道士，淨明道圓通派	可能在西山	題周圓通箎籬歌，白集 960-961
羅適菴	玉隆宮道士	西山玉隆宮	玉隆萬壽宮雲會堂記，白集 276-283
彭玉隆	玉隆宮道士	西山玉隆宮	玉隆萬壽宮雲會堂記，白集 276-283
洪知常	太平興國宮道士	太平興國宮	海瓊傳道集序，道藏(三家本)33冊 147-8

陳至和	道士,太平興國宮牧	廬山太平興國宮	太平興國宮記,白集 227
詹繼瑞(紫芝子)		武夷山、太平興國宮	海瓊傳道集序,道藏(三家本)33冊 147-8
陳守默(刀圭子)	太平興國宮道士	武夷山、太平興國宮	太平興國宮記,白集 227 海瓊傳道集序,道藏(三家本)33冊 147-8
陳如一	太平興國宮道士	太平興國宮	太平興國宮記,白集 227
劉道璿	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	廬山太平興國宮	有宋廬山養正先生黃君仙遊碑,白集 965-973
蔡長卿	道士,太平興國宮知宮	太平興國宮	題張紫陽薛紫賢真人像,白集 958-959
曾安時	太平興國宮道士,出知南康軍天慶觀	南康軍,廬山	雲山玉虛法院記,白集 296-297
李處仁、柴湛然、王元谷	道士	南康軍,廬山	南康軍成蹊庵記,白集 253-258
陳宮教	道士	廬山	奉酌陳宮教,白集 681
雲谷君(孔全道)	道士	廬山	遊僊巖記,白集 319-321 贈雲谷孔全道,白集

			888
陳丹華	道士	永嘉	仙槎序，白集 194-196
王仲章	葛峰黃冠師，道士， 善琴	杭州西湖	琴樂序，白集，207-209
黎盤雲	道士	杭州 筆架山	黎怡菴詩集序，白集 185-187 筆架山雲錦閣記，白 集 261-268 盤雲二首，798-9 權歌聯句，白集 914 夜船與盤雲聯句回 文，白集 917
周師深	道士，筆架山永興觀 主	筆架山	筆架山雲錦閣記，白 集 261-268 與永興觀主梅，白集 837
毛錐	筆架山永興觀道士	筆架山	筆架山雲錦閣記，白 集，261-268
周道明	道士	信州鉛山	駐雲堂記，白集 324-331
吳草裘	道士(青城山)	天台山	贈吳草裘，白集 662-3
葉法師	道士(鐵柱宮)	西山？	留別鐵柱宮葉法師， 白集 672-3
鄒思正	羅浮山道士，知沖虛 觀事	羅浮山	羅浮山慶雲記，白集 245

談金華、張月窓	道士，白玉蟾弟子	肇慶府	又肇慶府送談金華張月窓、又再送前人，白集 1106-07 送談執權張南顯歸廣州，白集 533-4
張知堂	原為武當山道士	可能在武夷山	贈張知堂，白集 888
黃季長	道士	武夷山	贈道士黃季長遇異人授醫方序，白集 214-217
陳道士	道士	武夷山	臨安天慶陳道士遊武夷贈之，白集 450
周道士	道士		示周道士，白集 802
招賢道士	道士		招賢道士，白集 834
易道錄	道士		易道錄招飲五首，白集 858-856
徐監觀	道士		贈別徐監觀，白集 800
黃天谷	道士	盱江	盱江舟中聯句、南臺舟中聯句、疎山舟中聯句、戲聯食體取其骨糜肉化之義、戲聯仄字體、戲聯平字體、戲聯疊韻體、戲聯回文體，白集

			907-917 天谷庵，白集 660
留紫元(元長)	官吏，道士	福州	紫元賦，白集 419-422 憶留紫元古意二首， 白集 485 行路難寄紫元，白集 583 即事寄紫元，白集 648-9 傷春詞寄紫元四首， 白集 875-876 又紫元席上作，白集 1055-6 又贈紫元，白集 1113-1114 紫元問道集序，白集 1149-1152 鶴林法語，白集 1297 附留紫元絕句三首， 白集 1329 又西湖作呈章判鎮留 知縣，白集 1112-1113
馬大同	道士，號沖隱大師， 嗣陸景平爲平江府 天慶觀住持	平江府天 慶觀	詔建三清殿記，白集 242

吳道士	道士	江蘇	贈吳道士，白集 887-888
紀知堂	道士		請紀知堂住華陽堂 疏，白集 955-956
吳隱南(庚契)	道士	清勝軒	夜宴清勝軒醉吟呈倪 梅窓吳道士隱南，白 集 608 別句呈庚契吳高士， 白集 740
頤庵	道士		頤庵喜神贊，白集 1005
隸軒	道士		隸軒真贊，白集 1005-1006
郭信叔	道士		郭信叔喜神贊，白集 1006-1007
薛直歲	道士		薛宜歲喜神贊，白集 1007
黃日新	道士(上清)	湧翠亭	湧翠亭記，白集 336-341
王南紀	知宮道士		贈知宮王南紀洞章， 白集 1049-1051
王月谷	道士(知宮)		輓知宮王月谷三章， 白集 687-88
李道士	道士		贈李道士謁仙行，白

			集 494-45
趙太虛(元靜)	道士？		題趙太虛畫竹石，白集 522-34
張道士	道士		飛仙吟送張道士，白集 550-551
徐道士	道士，善畫		徐道士水墨屏四首，白集 768
周道士	道士		示周道士，白集 758
謝紫壺(顯灝)	道士		道中與謝紫壺聯句，白集 915
蔣知觀	道士		酌蔣知觀所惠詩，白集 739
夏知觀	道士	駐雲堂	贈夏知觀，白集 689
危法師	道士		贈危法師，白集 731-2
李道士(蜀人)	道士		送蜀李道士，白集 693
莊歲寒	道士	道院新移	陪莊歲寒夜坐小酌，白集 686
盧副宮	道士		贈慵庵盧副宮，白集 660 慵庵銘，白集 977 慵庵，修真十書武夷集卷 49，道藏第 4 冊，頁 815 見鶴吟，修真十書武夷集卷 52，道藏第 4

			冊，頁 820
倪梅樞(昭卿)	道士	可能在武夷山	倪梅窓喜神贊，白集 988 清勝軒夜話，白集 607 夜宴清勝軒醉吟呈倪梅樞吳道士隱南，白集 608 題清勝軒，白集 608-9 三華院還丹詩，白集 746 倪昭卿賦贈葉神童，修真十書武夷集，卷 52，道藏第 4 冊，頁 821 見鶴吟，修真十書武夷集卷 52，道藏第 4 冊，頁 820
周希清	女冠	福州	贈紫華侍經周希清，白集 562
潘常吉	女冠	福州	傳度謝恩表文，道藏 33 冊，頁 16
彭耜(鶴林)	道士	福州	鶴林賦，白集 435-439 寄三山彭鶴林，白集 449-450

		<p>懷仙樓歌賦呈鶴林尊友，白集 478-480</p> <p>山中憶鶴林，白集 511</p> <p>懷仙吟，白集 583-4</p> <p>得鶴林書，白集 650</p> <p>謝鶴林見訪，白集 699</p> <p>賦月同鶴林酌別紫瓊友，白集 704</p> <p>贈鶴林，白集 753</p> <p>戲鶴林，白集 799</p> <p>元旦鶴林偶作，白集 871</p> <p>鶴林問道篇上下，白集 921-35</p> <p>得怪石研以贈鶴林仍爲之銘，白集 973-6</p> <p>鶴林傳法明心頌，白集 980-981</p> <p>又寄鶴林，白集 1059</p> <p>十二時鶴林靖作，白集 1068</p> <p>喜遷鶯鶴林靖偶作，白集 1077-8</p> <p>又別鶴林，白集 1090</p> <p>又寄鶴林靖，白 1098</p>
--	--	--

			又別鶴林，白集 1114 又寄鶴林，白集 1120-1，1059-61
丁高士			贈蓬壺丁高士琴，白 集 604-606
煙壺高士	道士		爲煙壺高士求翠虛妙 悟全集書，白集 936
陳高士(瓊窟 先生)	善琴		贈陳高士琴歌，白集 543-547
林伯謙(紫光)	道士	福州	又贈林紫光，白集 1118
陳洪範(天 錫、造齋)	道士	武夷山	橘隱記，白集 331-6

道人(無法確定為道士者，含道人、修道之士、隱士)

人 名	人物分類、特色	交往地點	資料出處
樊邴	道人	天台山	贈天台老樊，白集 663
默庵	道人	方瀛山(天 台山)	端午述懷，白集 593-4
許紫沖	修道之士	廬山	許紫沖求真容贊，白集 987
鍾桃齋	修道之士	廬山	鍾桃齋寫神贊，987
陳丹樞	修道之士	武夷山	雲窩記，白集 321-324
葉古熙	門人	武夷山	雲窩記，白集 321-324
詹 琰 夫	門人	武夷山止止	武夷重建止止庵記，白集

(美中)		庵	347-354
胡胎仙	修道人士		丹房法語與胡胎仙，白集 1044-1047 酌江月(冬至贈胡胎仙)，白 集 1139
胡葆元	儒生，棄儒學道	疑在武夷山	贈葆元，白集 889 又贈胡葆元，白集 1063-1064
周舜美	道人	江南	又送周舜美，白集 1127-28
張進甫	道人	靜寮	張進甫靜寮，白集 658
力與同	隱士		栩庵力高士與同散步二首， 白集，790
鄭道人	道人		送鄭道人歸羅浮，白集 811-2
何道人	道人		贈何道人，白集 888
盧隱居	道人		贈盧隱居，白集 685-6
胡中隱	道人		胡中隱庵中傷春，白集 663
侯先生	道人		贈侯先生，白集 493
觀庵主	道人		贈觀庵主，白集 862
黃瑩中	修道之士		傲齋記，白集 311-313
周伯神	得道之士		周伯神喜神贊，
潘龍游	修道之士		潘龍游喜神贊，白集 1006
胡大卿	修道之士(號松 溪居士)		又賀胡大卿生日，白集 1109-1110
胡子羸	修道之士		胡子羸庵中偶題，白集 730-1
秦止齋	修道之士		贈秦止齋，白集 484
陳隱芝	修道之士		滿庭芳和陳隱芝韻，白集

			1096 道法會元，卷 84，瓊山紫清 真人答隱芝書，道藏 29 冊， p346-7
--	--	--	---

文人

人 名	人物分類、特色	交往地點	資料出處
吳唐英	文人，善琴	廬山	聽琴三首有序，白集 770-771
周唐輔	文人	廬山	周唐輔仙居莊作，白集 584-585
周元禮， 子元齡， 永齡	文人	廬山下	翠麓夜飲序，白集，204-207
李仁甫	文人	星子縣	別李仁甫，白集 698
譚元振	桐城人，文人？	湧翠亭(江 西武寧)	湧翠亭記，白集 336-341
譚倚	文人		贈譚倚，白集 483-484
鄭天谷	文人	九江	鄭天谷寫神隨喜說偈，白集 1043-44 又燈夕天谷席上作，白集 1135 寄鄭天谷，白集 678-9 武夷升堂，白集 1246
張元瑞	文人	仙城(江西	題無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仙

(武夷人)		西山?)	都雷霆玉經，白集 958
唐肇、唐將仕	文人	麻姑山	喜雨堂記，白集 295-296
鄭陽春	文人		送鄭陽春，白集 800
林古虛	文人		送林古虛歸閩，白集 845
鄧孤舟.林片雪	文人		同鄧孤舟林片雪二友晚吟三首，白集 853
陳先生	文人		贈陳先生三首，白集 891
徐翔卿	文人		贈徐卿之別，白集 892
王御帶	文人		次韻王御帶，白集 902
徐處士	文人，善畫		徐處士寫予真，白集 903
王樞、張雲友、劉希古	文人		燈花聯句，白集 912 雪窓聯句，913-4
王秀才	文人		集句贈王秀才，白集 920
王茂翁	文人		冬日同王茂翁聯句，白集 911
徐公懋	文人		徐公懋求進納疏，白集 954-955
許天游	詩人		許天游見過，白集 872
趙制機	文人或官吏		好事近贈趙制機，白集 1099
潤夫	文人？弟子：		潤夫飯僧景泰相歎信宿告歸，白集 811
楊和甫	文人		定齋爲楊和甫賦，白集 493
周龐齋	文人		贈周龐齋居士，白集 586-8
王直歲			贈玉龍王直歲游武當山，白

			集 589
王將仕	文人		次韻王將仕，白集 695
陳大博	文人		賦奉呈陳大博，白集 694-5
羅適軒	文人		羅適軒淨明軒，白集 690
張子衍、 鄒沖真	文人		張子衍爲至德鄒沖真求詩， 白集 690
宋秀才	文人		次韻宋秀才，白集 670
王仙卿	文人		陪王仙卿登樓，白集 698
張紫微	文人	清虛庵	和張紫微韻題清虛庵，白集 657
紫雲	文人		一剪梅贈紫雲友，白集 1121-22
蔡元德	舉人	番陽旅邸	瓊山番陽事跡，白集 1165-67
王 思 誠 (真息子)	文人，刊翠虛篇		跋陳泥丸真人翠虛篇，白集 1164

僧尼

人 名	人物分類、特色	交往地點	資料出處
明講師	僧人	月岩輞川	贈明講師二首，白集 840
張大師		武夷山	送張大師，白集 737
晉上人	僧人	玉几峰(武 夷山)	送晉上人游雁蕩，白集 878
寒松禪師 可中	僧人	玉几峰	寒松序，白集 201-204

志勤	僧人	廬山鐵船峰	福海院記，白集 300-305
紀侍者	僧人	江西	松巖序，白集 197-199
明心(號鏡溪)	僧人	永嘉	鏡溪序，白集 199-201
靈濟大師	僧人	江西	謁零都靈濟大師，白集 722
黃心大師	尼，嘗爲官妓	江西	又贈豫章尼黃心大師，白集 1091-92 送黃心大師，白集 671
大義禪師	僧人	鵝湖	謁鵝湖大義禪師，白集 713-4
琰禪師	僧人	浙江	見浙翁琰禪師，白集 674
孤雲	僧人	浙江	海瓊玉蟾先生事實，白集 33
大顛禪師	僧人	潮陽	潮陽謁靈山大顛禪師，白集 669
鄭通妙	僧人(方丈)		題鄭通妙方丈，白集 889-900
西林老 (西林總 長老)	僧人	廬山	春夕與西林老月下坐二首， 白集 897- 898 金剛經偈寄示西林總長老， 白集 1043
彬上人	僧人		次韻彬上人見惠，白集 673
如靜	僧人		示如靜講主，白集 791
僧景泰	僧人		潤夫飯僧景泰相款信宿告 歸，白集 811
珊上座	僧人	武夷山	送珊上座歸育王，白集 592-3

宗室

趙汝澮 (澹卿)	宗室，道士	福州	虛夷堂記，白集 219-222
趙汝渠 (翠雲)	宗室(縣尉)	鉛山	駐雲堂記，白集 324-331 贈趙縣尉，白集 747-8 贈趙翠雲詩，白集 748 贈天台老樊，白集 663 修真十書武夷集卷 52 跋語，道藏 4-821
豫王趙訢	宗室(親王)	杭州	海瓊玉蟾先生事實，白集 33

官吏

人 名	人物分類、特色	交往地點	資料出處
諸葛琰	文人，官吏	福州	《題諸葛桂隱書堂》，白集 705 《寄桂隱》，白集 707-708 乞紙寄諸葛桂隱，白集 727-8 跋林紫元問道集，白集 1158-1160
萬書記	官吏	武夷山	謁仙行贈萬書記，白集 531-533
溫學士	官吏	武夷山	溫學士再訪山中，白集 651
吳隱之	官吏	可能在武夷山	酌貪泉因弔吳隱之三首，白集 789

譙令憲	官吏(提刑)	廬山	松風集序，白集 1147-1149 古別離，白集 497-8
朱暉	官吏，學錄	南康軍 (星子縣)	南康軍成蹊庵記，白集 258
永興宰王 某	官吏	永興(江 西興國 軍，富川)	次韻永興王宰游鍾成觀二 首，白集 875-6
沈同知	官吏	可能在江 西	呈沈同知，白集 723-4
游德聲	官吏(監稅)	赴番陽前 贈詩	暫別游德聲監稅，白集 704
郭萬里	官吏(承務)	湖南境 (衡陽)	贈郭承務蘆雁，白集 524-525
章判鎮	官吏	杭州西湖	又西湖作呈章判鎮留知縣， 白集 1112-1113
蘇森	官吏(主武夷山冲 佑觀)	金華	跋修仙辨惑論序，白集 1154-1157 又和嬾翁，白集 1085 呈嬾翁六首，白集 783-4 寄蘇侍郎，白集 731 古別離，白集 498 嬾翁齋賦，白集 439-442
王茶幹、 李高(縣 尉)	官吏	丹邱(台 州)	丹邱同王茶幹李縣尉高會， 白集 475- 476

			爲李縣尉壽，白集 674
王 居 安 (王貳卿)	官吏(侍郎)	溫 州 (永 嘉)	又送王侍郎歸三山，白集 1057-1059 又送溫守王侍郎帥三山，白 集，1121 福師王侍郎劄子(二首)，白 集 1179-80 奉題楊伯子贈白瓊山詩後， 白集 1180-81； 敬次白真人沁園春韻，白集 1181-82 題仙槎寄呈王待制，白集 754-5 仙槎序，白集 194—196 送王待制自溫州鎮三山，白 集 673
聶尉	官吏	三山	有懷聶尉五首，白集 767-8
李 謙 (隴 庵，山澤 道人)	官吏(侍郎)	三山	待制李侍郎書，白集 1167-68 詩贈瓊山高人，白集 1168-9 敬次瓊山水調歌，白集 1182-83 寄泉州侍郎，白集 714-5 奉酬隴庵李侍郎五首並序， 白集 867-869

			次李侍郎見贈韻，白集 683 古別離，白集 497
楊長孺 (伯子)	郎中	三山	華文楊郎中劄子，白集 1169-70 語錄，卷 4，道藏第 33 冊， 頁 138
楊安撫 (疑即楊 長孺)	官吏		感詠十解寄呈楊安撫，白集 763-64
潘公筠 (紫巖、庭 堅)	官吏	三山螺江	潘紫巖與余賦雪約不得用色 數并寔字及比喻，白集 918 贈紫岩潘庭堅四首，白集 468-470 瓊山先生歸自羅浮三詩言心 二首，白集 1174； 贈別瓊山先生二首，白集 1175， 明月賦，白集 1176， 上瓊山書，1176-77 次韻紫巖潘庭堅二首，白集 728-9
潘察院 (潘景良)	官吏，刊陳楠紫庭 經		題潘察院竹園壁，白集 889 跋陳泥丸真人翠虛篇，白集 1164
彭演(覺)	官吏，彭耜父	福州	又壽覺非居士，白集 1093-94

非)			古別離，白集 498 舊風吟，白集 537-541 梅花二首寄呈彭吏部，白集 710-711 敬次海瓊逸人小山韻，白集 1173
黃庸(冲 尚老人)	官吏(檢院)，與彭 耜善	福州	跋鶴林問道集，白集 1157-1158 古別離，白集 498
陳與行 (黃庸甥)	官吏(婺州通判)	金華	跋陳泥丸真人翠虛篇，白集 1160-1165
曾治鳳	官吏(廣東經略)	因羅浮山 冲虛觀詩 而往來	羅浮冲虛觀壁間紫清道人詩 筆，因用贈鄒知觀韻作此 寄，白集 1173-74
傅中	官吏		又壽傅樞閣中李夫人，白集 1094-5
趙寺丞	官吏		與趙寺丞，白集 889
虞史	官吏		贈黃亭虞史，白集 890
盧子文	官吏(寺丞)		贈盧寺丞子文良庵說，白集 388-389
王察院	官吏		寄王察院三首，白集 854
潘孺子、 陳元龍	官吏，儒生		立秋有懷陳上舍，白集 519
周都監	官吏		美周都監禱雨驗，白集

			739-40
葉宰	官吏		和葉宰韻題無咎齋，白集 729
王太尉	官吏		贈王太尉，白集 729
蔣都轄	官吏		別蔣都轄用歸雁韻，白集 724
黃刑部、 陳宗博	官吏		黃刑部倉部陳宗博招飲，白 集 718 次黃提刑雪韻，白集 751-2
胡總領	官吏		春夏之交奉呈胡總領，白集 709
方巖	官吏		大都督制侍方巖先生召彭白 飲於州治之春野亭因和蘇子 美韻，白集 700
陳孔目	官吏	武夷山	贈陳孔目，白集 890
顏宣教	官吏		酌顏宣教，白集 871-2
湯于	官吏(新南劍州州 學教授)		瓊山番陽事跡，白集 1165-7
姚鹿卿	官吏(南康軍軍學 教授)		廬山集序，白集 1152-4

其他

藍琴士	樂人，善琴	玉隆宮(西山)	贈藍琴士三首，白集 833 藍琴士贈梅竹酌以詩，白集 670-1
陳元	善琴		又聽陳元舉琴，白集 1089-90
陸元章	琴客		贈琴客陸元章，白集 561

陳標			友人陳標得楊補之三昧賞之以詩，白集 535-537
趙琴士	琴士		贈趙琴士鳴絃，白集 601
邱妓	妓		不赴宴贈邱妓，白集 706
岳鬼眼	相士		贈相士岳鬼眼，白集 717
徐碧眼	相士		贈相士徐碧眼，白集 797
徐鐘頭	撞鐘人		贈徐鐘頭，白集 812
趙將軍	武人		與趙將軍，白集 899
曾丈			次韻曾丈探梅，白集 903
葉文思			謝葉文思惠茶酒，白集 783
郭進之		疑在廣州羅浮	送郭進之，白集 762
薛氏			贈薛氏繩歌、贈薛氏振歌，白集 905-906
坦庵			贈坦庵告別，白集 677-8
雷怡真			贈雷怡真詩，白集 748-9
倪敬父		柯山	倪敬父柯山，白集 738
倪清父		淡庵	淡庵倪清父，白集 738
杜省元			贈杜省元，白集 737
江子恭			送江子恭三首，白集 736-737
盧良庵			復盧良庵韻，白集 720-1
樗野			贈樗野，白集 699

參考書目

- 白玉蟾著，彭耜輯，《白真人集》，收入蕭天石編，《道藏精華》十集之一~二，台北：自由出版社，1987年。
- 蘇轍，《欒城集·三集》，《四庫全書》初編集部。
- 祝穆，《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周必大，《文忠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宋集珍本叢刊》第76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
- 《修真十書上清集》，《道藏》第4冊。引用版本為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以下同。
- 《修真十書武夷集》，《道藏》第4冊。
-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道藏》第5冊。
- 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道藏》第5冊。
- 《淨明忠孝全書》卷四，《道藏》第24冊。
-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道藏》第24冊。
- 《法海遺珠》，《道藏》第26冊。
- 《道法會元》，《上清玉樞五雷真文》，《道藏》第29冊。
- 《道法會元》，《先天雷晶隱書》，《道藏》第29冊。
-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事實》，《道藏》第32冊。
- 彭耜編，《海瓊白真人語錄》，《道藏》第33冊。
- 曾棘莊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元，俞琰，《席上腐談》，《叢書集成初編》第32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王銍，《國老談苑》，陶宗儀編，《說郛》台北：新興書局，1978。
- 明，傅燈，《天台山方外志》，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明，陳榑，《羅浮志》，《中華續道藏》初輯(台北：新文豐，1999)第 5 冊，
- 清，宋廣業輯，《羅浮山志會編》，《中華續道藏》初輯(台北：新文豐，1999)第 5 冊。
- 清，酥醪洞主(陳銘珪)，《浮山志》，收於《中華續道藏》，初輯第 5 冊
- 清，丁申，《武林藏書錄》，收錄於《武林掌故叢編》第 12 冊。
《逍遙山萬壽宮志》卷 13，《中華續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9)初輯第 4 冊
- 陳舜俞，《廬山記》，台北：藝文出版社，1970 年。
- 清，趙之謙編，《江西通志》，收錄於《中國省志彙編》第 8 冊，台北：華文出版社，1967 年。
-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第 19 冊：方輿彙編山川典；49 冊，博物彙編神異典，台北：鼎文書局，1977 年。
-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第 34 冊，明倫彙編·氏族典，北京：中華書局與四川巴蜀書社，1985
- 吳宗慈，《廬山志》，收入沈雲龍編《中國名山勝蹟志》第三輯，第 22 冊，台北：交海出版社，1975 年。
-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台北：古亭書屋，1975 年。
- 徐曉望編，《福建思想文化史綱》，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年。
- 詹石窗，《道教科技與文化養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
- 卿希泰，《續中國道教思想史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任繼愈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5 年。
- 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
- 李之亮，《宋兩廣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
- 李之亮，《宋代路分長官通考》，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
- 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台北：南天書局，1998 年

- 戴玄之《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 卿希泰《中國道教史》(修訂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 王見川，《張天師之研究：以龍虎山一系為考察中心》，嘉義：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3年。
- 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杭州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1996年。
- 王見川，〈龍虎山張天師的興起與其在宋代的發展〉，《光武通識學報》，創刊號，2003年。
- 尹志華，〈論白玉蟾的道教思想〉，《道韻第七輯—金丹派南宗(丙)》，台北：中華大道，2000年。
- 李遠國，〈略考巴蜀地區的道教法印〉，《文史雜誌》，2003年第6期。
- 柳存仁，〈題免得龕藏漢天師世系贊卷〉，《和風堂文集》中卷，1991年。
- 連鎮標，〈彭耜與南宗、老學〉，《道韻第五輯—金丹派南宗研究(甲)》，台北：中華大道，1999年。
- 莊宏誼，〈宋代道教正一派—以三十代天師張繼先為主之研究〉，《輔仁學誌》(法/管/社科之部)，2004年第38期。
- 張澤洪，〈論白玉蟾的科儀法術〉，《道韻第七輯—金丹派南宗(丙)》，台北：中華大道，2000年。
- 張澤洪，〈論道教的靈寶齋法〉，《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
- 張澤洪，〈閩阜山靈寶派初探〉，《中國道教》，2004年第2期。
- 劉嗣傳，〈九宮山與道教御制派〉，《中國道教》2002年第4期。
- 樂愛國，〈白玉蟾及其門人的「三教合一」與朱熹理學〉，《道韻第五輯—金丹派南宗(甲)》，台北：中華大道，1999年。
- 松本浩一，〈張天師と南宋の道教〉，《歴史における民衆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2。
- 砂山稔，〈玉皇大帝と宋代道教—蘇軾を中心にして〉，《講座道

教第一卷，道教の神 と經典》，東京，雄山閣出版，2000
年

横手裕 〈白玉蟾と南宋江南道教〉，《東方學報》，京都第 68 冊，
1996。

Evaluation of Bai Yuchan's Amity
— — Predicatory of Inner Alchemy of Southern
Lineage in Song Dynasty

Chin-Lan Tseng*

Abstract

Most of the previous essays on the activity of Inner Alchemy of Southern Lineage in Song Dynasty criticize that the way they were limited to the literati social cycle. But this criticism was just based on words without any supporting data.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how people associated with Bai Yuchan were connected and to analyze possible reasons behind their social activity. The analysis shows clearly that the society activity of Inner Alchemy of Southern Lineage in Song Dynasty heavily depended on the charisma of Bai Yuchan. The four main pathways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re (1) the cult held by official event and poem association activity, (2) travel visiting, (3) teach student, and (4) interaction with Taoist of the famous mountains. All these activities are centering Fuchien, Canton, Jejong and Jiangxi. In particular, the activities centering the Wuyishan show clearly a clear regional effect. This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Inner Alchemy of Southern Lineage in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Song Dynasty.

Keywords : Inner Alchemy of Southern Lineage, Bai Yuchan, social activity